

收穫

克夫
端木蕻良
魯迅
艾青
茅盾
胡風

蕭軍
須旅
楊生
曹白
李野
冬青



收 穫

20, 6,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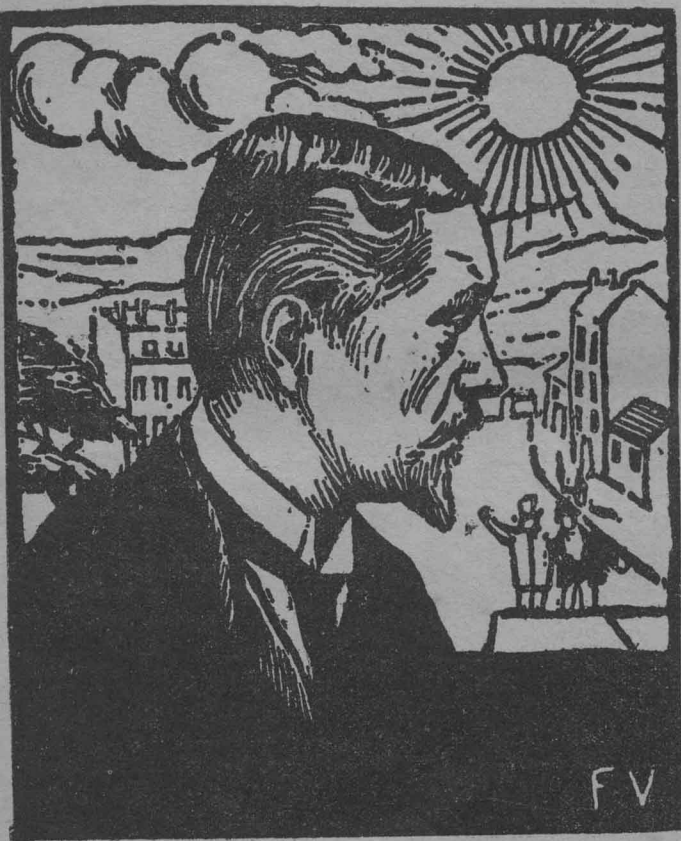
收 穫

每冊實價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發	經
者	行	售
者	者	者
克	曹	生
夫	連	活
等	山	書
		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日



自刻像（木刻）

F. Vallotton



慵倦 (木刻)

F. Vallot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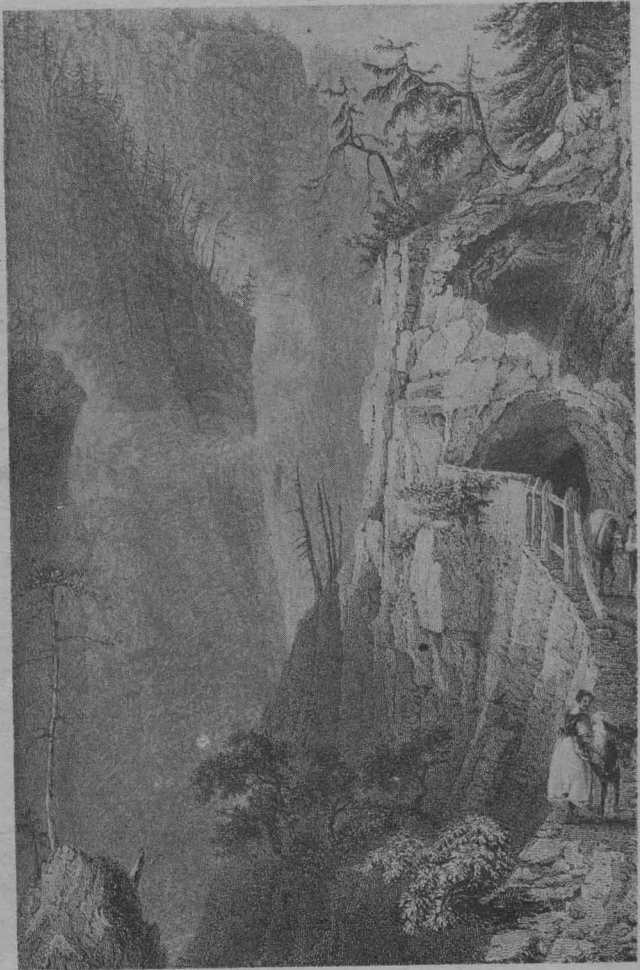
女孩們（木刻）

F. Vallotton



勒成巴赫瀑布上端

W.H.Bartlett 畫
J.T.Willmore 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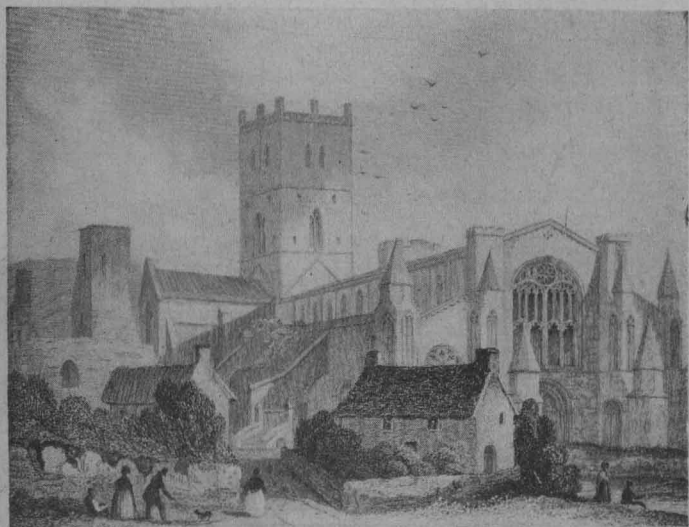
突塞斯附近 Trou Perdu 坑道

W.H.Partlett 畫
J.Smith 木刻



瓦爾塞斯忒大教堂

Benjamin 畫
B.Winkles 木刻



聖大衛大教堂

Benjamin 畫
B.Winkles 木刻

目次

- 小說：一面旗子（德國 Willi Brecht）……………克夫譯 二
- 小說：軛下……………端木蕻良 六
- 病中通信（九封）……………魯迅 五
- 詩：春與生命……………艾青 壹
- 無花的薔薇：
- 一 讀報有感……………茅盾 四
- 二 由「人性」到「互利」……………胡風 六

三 刑……………蕭軍 叁

四 萬樂聲中一點哀……………胡風 叁

五 蒼蠅的故事……………須旅 一〇三

六 「文人相重」……………楊生 一〇四

散文：殤音……………曹白 二〇

散文：一夕談……………李霽野 三三

「煙苗季」和「在白森鎮」……………茅盾 一四

關於「思想方法論」……………冬青 一四三

校後記……………X. F. 一五

畫頁：

自刻像 (木刻)	F. Vallotton	刻	卷	首
慵倦 (木刻)	F. Vallotton	刻	卷	首
女孩們 (木刻)	F. Vallotton	刻	卷	首
勒成巴赫瀑布上端 (木刻)	W. H. Bartlett J. T. Willmore	畫 刻	卷	首
突塞斯附近 Trou Perdu 坑道 (木刻)	W. H. Bartlett J. Smith	畫 刻	卷	首
瓦爾塞斯忒大教堂 (木刻)	Benjamin B. Winkles	畫 刻	卷	首
聖大衛大教堂 (木刻)	Benjamin B. Winkles	畫 刻	卷	首
巴比塞像 (木刻)	楊 堤	刻	對頁	110
收獲 (木刻)	力 羣	刻	對頁	113

小說：

一面旗子（德國 維里·勃萊台）

克夫譯

軼下

端木蕻良

一面旗子

德國 維里·勃萊台

細雨濛濛下着，黏住了睫毛，潮濕了兩頰與衣服。天氣很冷，濕氣又似要透入皮膚使你的骨頭發痛。安諾特拉起他的衣領，兩手深深地插在袋里。他的臉上都是水點。他從市中心來的，由此不遠他可以看到街道的一角。他向着街道望過去，一個魂靈也沒有。更不見卡爾的影子。

經過一盞街燈時他看了一下他的手錶。再過一分鐘就是卡爾應該來到的時間了。快到半夜時他來過這個地方；他看不到什麼可以引起懷疑。可是卡爾在那裏？他不會已經來過吧？也許在幾分鐘以前。一定沒有注意到。站着不動是不行

的，應該移動一下。假使有人問我往那里去，我將怎樣說呢？有什麼可說呢？應該想出些可以取信的話來。已經過了半夜。說我失去了門上的鑰匙，所以只得去一個朋友地方借宿。那個朋友？爾果，可而茨，住在林魏格。林魏格二十一號。是的，這麼說很不錯，然後一直向着巴本街跑了。

安諾特站在工廠牆邊。還是不見卡爾到來。他慢慢地走過去。

「喊，安諾特。」他聽到一種微弱的聲音叫着他的名字，但此時他的全身都警醒着，所以立刻就能清楚了。卡爾站在廠門口。當安諾特向他走過去時。他伸出了他的手來。

「什麼事都妥當了嗎？」

「是的。」

「你拿了所有的東西來嗎？」

「噓！噓！你聽見什麼沒有？」卡爾急忙注視着守門人的房間里半明的窗

洞。

安諾特聽到低微的聲音。

「現在剛好半點鐘，」卡爾細聲說。「看，他正在那里巡視。十二分，至多十五分鐘，他便要回到這里來。我們真是倒霉。他還帶着他的狗。我打算到了這點，但也沒有什麼。事情將順利地進行下去。」

「天氣對我們很不利，你想到這一層沒有？冷得結冰的下雨天？老大說，如果覺得太冒險，此時可以放棄原來的主意。」

卡爾、維憲緩緩地搖動着頭，張大着眼睛望着安諾特。「放棄了？爲什麼要白用心思一場空？」

「不，不！他的意思不過是說，天氣壞，更危險，你不要太粗莽了。」

卡爾透了口氣，鬆下來了。「我以爲，你要對我說，整個事都完了。好吧，什麼事都和塗着油的輪子上樣進行得很好。」

他們在那里站了一會兒，眼睛望着窗，在黑暗中傾聽着。這幾分鐘的時間似乎是無窮盡的。那個黑色煙囪在他們面前高聳着。兩人都注視着它，安諾特臉上帶着凝固不動的表情，卡爾微笑着。「我要和一只貓一樣爬到那上面，明天千萬人將以驚奇的眼光看着它。」

他們聽到了步聲。守門人回來了。他們可以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他和誰在說着話？當然是和他的狗。他帶着他的狗在一起。於是他進了那間屋子，在火爐旁動作了一會，然後坐了下來。

「是動手的時間了。」卡爾上前幾步。他手里拿着一只桶，安諾特跟着他。一切都預先安排好了，每一個最細微的動作都早就計劃好的。沒有一點問題。每個人都自己知道該怎麼做。

安諾特想勸他把桶留下來。他怎能把它從地下一直拖到上面去呢？但已決定了的事他不願有所改變。

卡爾穿着一件綠色絨短衫，一條寬帶緊縛在上面。有什麼東西在他旁邊擺動着。安謀特走近來瞧着。他在帶子上吊着一雙鉤。這是普通的屠夫用的鉤子。他大概在他的絨短衫下面藏着一大塊紅色的布。

他們穿過街道到那堆着垃圾的廠屋牆腳邊上。安諾特環視四周。看不到一個人，房子上的窗戶都黑了。卡爾也不望左面，也不望右面看，只管走至牆邊，放下桶說道：『現在讓我上去。』

他們練習過好幾天，做得已很純熟，此時當然也不會失敗的。可是安諾特的膝頭仍抖動着。他是在非常興奮的狀態中，他也知道。卡爾給人以全然冷靜的印象。他的決心和他的拳頭一樣，堅強穩固。他站在安諾特的肩頭上，等着有東西遞上來，不耐煩地低聲說：『怎麼啦，怎樣啦！』

安諾特正在想，要不要把桶留下來，勸他不要拖上去，可是他無意中一手撐在牆上，一手把桶舉了起來。這是比他想的更重。天曉得，他帶了這桶永遠也不

能爬上煙囪去。而且桶會把他拖下來。這簡直是自殺。

「這太重了，卡爾，留在下面吧！」

「你放心好了，把桶給我吧！」

安諾特把桶遞上去。他得拚着他所有的力氣。卡爾，彎身來取那個桶，幾乎掉下地上來；安諾特的肩骨痛得幾乎要叫喊出來了。

桶隱沒在牆後不見了。卡爾站了起來。安諾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只要一切進行順利。違反了他們所約定的，卡爾爬過牆以後他還是留在牆邊。他似乎迷亂了，喉頭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跑到街道的另一邊，躲在黑影里面，望着那一團黑的東西，那便是卡爾爬在屋頂上。他用手背拂着額頭，當他發現這上面滿是汗水，覺得很驚奇。

卡爾曾研究過怎樣爬過牆與屋頂到煙囪那里。每一個動作要想像過一千遍。他也知道梯子半路上空了一級，其他也鬆脫的。煙囪是個舊的，不少年代沒有用

了。

不僅在日間而且在夜里，爬上煙囪的思緒總是纏擾着他。有一次他幹了這件事，站在頂上搖着手。露天的爐火融融上昇，好像這是從地心里發出來的。下面城市睡着。突然間他脫了手，落下來，愈落愈快，愈近地面；但空氣似乎是凝固的物體。他張大着嘴，掙扎着，拚死要呼吸——於是醒來了。這是個可怕的夢。他直躺在床上，正像真的從高處掉落了下來。他知道要做的事，他並不迷信。

現在他抓住了第一級。他有信心地往上爬。這完全是一個神經的問題。只要不神經錯亂，保持冷靜，就行了。一級一級他爬了上去。吊在他後面帶子鉤上的那個桶重得可怕，隨時威脅着他，要把他拖下。他很快就可把它解下來。要是沒有這桶，爬起來是很痛快的。

卡爾進行得頗小心。在抓住第二級時他先要試一試這是否牢固，並且他從不同時兩手抓住一級。他不能不想起安諾特。他今天的模樣是可笑的。那麼激動而

變得神經質，平常他也還鎮靜，大概他站在下面發抖吧。卡爾想到這裏時笑起來了。

什麼時候他好爬到失了一級的空隙處？他停止一會兒，向上一直看到烟囪。他不能辨別出那個空隙來。再往下一望，無意中手握得更緊。他已經到了很高的地方。上面就是屋頂。街道變得很小。他能夠看到下面海蘭納街的一條直線，似乎這是用尺劃出來的。

假使我現在一脫手……無聊！我得再爬上去。那個討厭的桶，拖上來真不容易。算了，總得上去。

卡爾繼續爬上去。狂想還是潛入到他的腦海裏。只要我把手一放，什麼都完了。唔！上去吧……他努力把這些思想驅散，但沒有效果，它們還是纏擾着他，從他的頭上蠕動到兩手兩腳，并混入他的血流裏，發生了一種異常的戰慄……他覺得似乎他下面的足沒有踏住在梯級上。

卡爾爬得更快了，迅速地一級一級抓着上去，似乎這樣可以使他撇開他的妄想，到了上面就平安無事了。他把桶吊在這裏不好嗎？這確是夠高了。沒有那個桶，着實要容易得多，這似乎是一條長臂正把他往下拖。他的手抓了個空，他着實吃了一驚，但立刻放下心來。他終於達到了另一級。

他把鈎連桶從帶上解下來吊在梯級上。他要休息一會，恢復一點精力，長長地透了口氣。

我爬了多久了？三分，或四分鐘。不會再多嗎？似乎已經過了幾個鐘頭。

這裏風括得更緊了。他還在半路上。他不知道安諾特能否看得到他。不容易吧。雨不下了，那是很好的一回事。可是鉄還是潮濕的，而且可怕地滑溜。以後他還要把梯級弄得更滑。是的，他忘了，他爲什麼站着不動。假使有人看到了他，國社黨員或其他的人，那就糟了，即刻便會聚集一大堆人來，和一羣狼瞧着它們的食物一般地瞧着他。那只得跳下來了……

跳下來。又是妄想。其實這倒是不壞。一個人只要一秒鐘，或不到一秒鐘，就完了……

他對自己大聲說，「我的神經和船的錨索一樣。它要拋出來了。這樣爬高去算得什麼？我又不是第一個人幹這樣的事。」此時他又想起了他的夢來。是的，他知道幹的什麼事，他並不迷信。

他跨過空隙，又爬了上去。現在覺得容易了，把他往下拖的力量沒有了。他總想不往下看，但不能克制這樣的誘惑，他一定要知道他爬得怎樣高了。天哪，求遠不會達到個終點嗎？他往上看，幾乎相信煙囪在長高起來。但這件事總得幹！上天也得去。

卡爾愈爬愈高了。風在磚瓦與他的周圍鳴響着。這是懷惡意的風，由此可以引起不吉利的感覺。它常是擺動的嗎？

卡爾害怕得停止了——煙囪擺動着。是的，沒有看錯，煙囪前後擺動着。這

是很可感覺到的。一種不吉利的感覺，它常是擺動的嗎？

他有一種可怕的誘惑，要轉身回去。轉身回去？沒有做成什麼事就下去嗎？怎這對安諾特？怎樣對朋友？我是個懦夫嗎？我願意功虧一簣嗎？

我所想的全是無聊。上去吧，我說。不要向下看。也不要向上看。只要繼續的爬上去。於是卡爾面對着磚瓦又爬高去了。

……爬高去，爬高去，再爬高去。先這樣想着，然後開始這樣哼着，最後由低而漸漸高聲唱着「我們超越了嫌惡與侮蔑飛昇……」

歌唱對他是有利的。這使他爬起來容易得多……爬高去，爬高去，再爬高去……

卡爾不再感到冷的風，不再注意煙囪的擺動，他的頭腦裏也不再有任何危險思想，他只是唱着，爬着，爬着。

第二次他的手抓了個空。

這次不再是梯子的空隙而是到了終點。

他小心地摸索煙囪頂的周圍。這比他所想像的堅實得多，他必不能在最後一分鐘失去他的神經。他爬上去，抓住煙囪了，跨坐在上面。

他終於達到了這個目的地。下去是比較容易了。這條路他已弄清楚了。但假定我在邊緣上搖動起來，好像……狂想又來了。幹了你的事，就爬下去吧。

卡爾在這上面感到異常的平安而高興（他已做了要做的事，那面旗就要飛舞了！）他謹慎地解開和一塊圍巾一樣圍披在他身上絨短衫裏面的紅色布，開始把它縛在旁邊的避電針上。他縛得很緊而且很高。

卡爾老是以爲他自己有一個堅決的頭腦，現在他的確是有的，只是隨時有惡魔似的思想來纏擾他，威脅着他掉落下來。他阻止他的眼睛往下看，把全身力量集中於縛緊旗子。他坐在那裏默默地工作着。

現在又要趕緊下來了。紅色的旗一定可以給全城市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他還

要趕緊去塗油膏。他不知道安特諾能看到他否，他的膝頭還在顫抖否，他掃視了一下屋頂，塔，爐，煤堆和城市裏的靠得緊的建築物，然後他在煙囪邊上擺動他的腿，使旗子自由在風中招展。於是他踏下第一個梯級。

下來真是容易呵，他又唱起來了，此時不是由於恐懼，而是由於歡快與勝利。危險過去了，他幹了那件事。他已經到了那空隙處。桶正吊在這裏。卡爾解下縛在桶上的一塊手巾，浸入桶內。他一手抓住梯級，一手拿浸滿了油膏的手巾。在上面的梯級上塗刷。讓那些要爬上去取旗的人滑下來跌死。

卡爾幹得很純熟。梯級上都塗滿了油膏。桶漸漸變空了，天氣雖然還是冷而潮濕，卡爾却流着汗，覺得裏面的襯衣褲黏着身體。

他把空桶鉤住在他的腰帶上。當他跳下在屋頂上，他全身心感到極大的快樂。事情幹完了。一切困難都克服了。他沒有弄出亂子來。

他斜靠在牆頂上。安特諾依照約定站在那裏。卡爾先把桶遞給他，在牆上搖

動了一下，輕輕地溜滑到地上。迅速地，但不慌不忙地，他們穿過街道。在走到海納蘭街時安諾特輕聲說：「括括叫！」

「我幹了多久？」這是此時卡爾最感興趣的問題。

「大約八分鐘。」

「八分鐘？八分鐘嗎？不能的，你一定弄錯了。我化的時間這比多得多了。」他們無言地走着。安諾特還是帶着那個空的桶。

「告訴我，你在那上面唱飛行歌 (Fliegerlied) 嗎？」

卡爾點點頭笑着說，「是的。」

「爲什麼唱？」

「我害怕。」

「怎麼？你害怕？真的嗎？好吧，夜安，老朋友！」

「夜安！」

在卡爾進入自己屋子的門裏以前，他再看一下那個工廠的煙囪頂。在那上面，很小的但很清楚，雖然在夜間，一面紅色的旗在風中飄拂。

（克夫譯 白N·哥而特·凡爾蕭烏耳的英譯文，見一九三六年一月的“Inter-lit”）

軌 下

端木蕻良

從小磯特務機關長那兒領來的一百二十元錢，已經花完了，現在祇剩下最後的一毛錢。大同將手伸到口袋裏向着自己惟一的財產嘲弄的播動着。

錢是剛到手時花得起勁，大方，從容。等到漸漸變少時，就想鄙吝也不成了。因為歸根結底，所餘者全為必要的消耗，不是爲了飽暖，就是爲了安排晚上

睡覺的地方。花寶那兒，不但不能去裝闊，就是偶然硬起頭皮必須得走過藏春裏的時候，連掛在門口的那塊銅牌子也都沒有勇氣去瞧一瞧。生怕真個被那滿口天津話的老鴿子看見了自己身上惟一的灰棉袍，弄的以後再去時顏面上沒光彩。其實也許花寶早把他忘了，不過大同自己不敢這樣想。

「狠心的，你祇管這些日子撇清我……。」他決心趕快再弄一筆錢來，那麼，這預約中的軟綿綿，一定會兌現到他懷裏來。

那時咱們說：『咱到大連辦一次貨……。』

多體面！他覺着身上已經不太冷，把呢帽向上掀一掀，就如同屁股已經挨在花寶的微陷的床上了。

飄飄然的一陣子，是使他更清晰的理解了一個要害，他現在所缺的是錢。逼着他，不敢回到日升棧去拜望老闆那副鐵青面孔的也是錢。而且肚子就在咕哩咕嚕。

「剛來時夠「兩水」呀——櫃上開的頭等伙食！現在怎麼？沒的乾「嚼果」，這又不是捨「願粥」，隨吃隨走？」

話是不錯，半月以前，他手裏握着一百二十元。不過從那之後，他也就學會了吃酒、抽煙、玩「床工」。最初滿以為是消閒，過癮，後來是祇想在乖戾的自戕裏得到生活的意義和滿足。

記得是兩月前，幾個年紀青青的店員們為了解脫內心的苦悶，就暗地裏互相商量起來。趁着掌櫃的勢逼着他們去參加「建國紀念」的慶祝會那天，表示了抗議。幾個小兄弟便潛逃出來，幹着在黑暗中久已渴慕的工作。大同想從此可以永遠不再給那胖豬大老闆倒「夜壺」了。

從那天起真是興奮有趣，他生命中第一次動盪着美麗的波瀾。雖說自己懦弱了一點兒，但在李志貴領導之下，也英勇得夠瞧的了。每天都是光明，緊張一直到明天就能組成全瀋陽學徒聯合會了。那可真是達到了興奮的高潮！可是當天

晚上，幾個爲首腦的小兄弟就被『特務隊』給一網打盡。

那夜大同並不知道這個消息，祇傻咧傻氣的被派在藏春里附近等『關係』。

『小白臉，麼事慌張？』

騰的身畔躍出來一個圓皮珠，眼泡、鼻頭都是一色的白胖渾圓，伸出一隻白酥酥的手向他拉扯。

大同心懷小鹿似的卜通卜通直跳。他拔腳想逃。不好，被人識破了！但是腳已經生根，不接受他的支配。而且小腹那兒感到一種恐懼的壓迫，情急的想撒出尿來。

『小兔子，你還沒見識過？』

那一顆油光的頭，鬢邊還插着一串芭蘭花排子，在昏眩中向他浮來。一股醜惡的濃香使他辨不出他是在那裏，在幹什麼。

『小寶貝，你祇管發呆！』

紅漲着臉，掙扎着已經被擒的臂子。偷偷的向發聲那邊偷窺了一眼。那女人已有三十歲光景，濃眉大眼，一身肥肉，裹在一件花絲葛的袍子裏。手上帶着一副包金鐲子，明晃晃的在燈光下直晃盪。他不願再看，祇顧閉上眼，心裏浮出一片憎厭，並且感覺到自己已經失去了神聖的自持，在犯着萬劫不復的大罪了。渾身發着燒熱。

不知什麼時候，錢被人掏去，而且換來一身的疲倦。恨着那顆油頭粉面，更恨着自己；不敢告人，也不敢去找自己的小兄弟。他想起等『關係』的事算完了。便一個人溜進破棧房裏，大大的嘔吐了一陣。

雖然已經陷入罪惡，但也因為這次的異遇僥倖的救了自己的性命。那些小兄弟都在那個時候被捕了。就剩下他和另外的兩個。被此都尋找不着。據說李志貴已經跑到皇姑屯了，錢大順加入了抗日軍……。

被棧房老闆剝去了衣服，扣下被子，用掃帚將他打到街頭的第五天，李志貴

便從皇姑屯的舅母家跑出來看他。

李志貴告訴他已經和鐵血軍有了聯絡。他回來就是發動店員、車夫和工人。問他有錢沒有，借他兩塊。

大同哭着把失了他們之後所經歷的遭遇講過之後，李志貴拿出當哥哥應有的派頭，陪着他一道走一道談論着。將頂上的帽子押在小西門一家當舖裏，換來六角錢。兩人吃了五十『鍋烙』，算是給大同一頓鼓勵和安慰。

從此大同又復得了同志和親人。至於轉李志貴的念頭，那是後來……。

有一次自己打扮成一個外櫃模樣，通過藏春里去開會去。正趕上一個帶便帽的浪人打一個女孩。從背後看去那女孩身段非常纖弱苗條。浪人的一隻大手就扳在這腰上，像在用力把一條花枝扭折。那女孩祇管踢打哭叫，浪人用手捻着她的乳房。

『喬喬山……』浪人露着一口被煙草薰黑的黃板牙。

大同祇想一拳打過去。

浪人得意的走了。

那女孩滿臉淚痕，一回身，看見大同在那兒望着她發呆，她不但哭，好像並無其事的，向他微微一笑。這女孩後來才知道名字，就叫花寶……。

大同立刻想起第一次把他胃口弄壞了的那個油頭粉面，心頭便一陣子作嘔。可是看見那小女孩的腥紅的嘴唇，細細的眉毛……一種亢進的熱情弄燥了他，他鎮定了一下，拔脚便跑。

沒小心和一個穿庫緞大袍的傢伙撞了個滿天星。那傢伙勻出一隻肥手照着他的左臉就是一掌。沒有打着，他跑回家。

小女人，油頭粉面，關係，庫緞大袍，浪人，……他一夜沒有睡着。

第二天李志貴灰着臉來告訴他『東區』又受着了極嚴重的破壞，官方已經懸賞，通風得報，因而捉獲者一名賞一百二十元……。『我們什麼時候能夠得好』

呢！』李志貴附加着說。

大同聽見了當哥哥的這句話，又哭了好半天。李志貴給予他以批判。說這裏不容許感傷！

大同想反正一切都完了，他感到疲倦，而且不能忍耐。光明簡直是一句騙人的話，永遠不會到來的。飢餓，寒冷，倒是忠實的同志時刻在跟蹤他。什麼容許不容許，明天又得被趕到街頭上去躊躇了。他決定不告訴李志貴，自己偷偷去自殺。買了兩毛錢的一塊『煙泡』出來，便決定一切都完了，十八歲的年紀，再過一會兒，就要死去了。

走過一家窗櫺底下。那裏掛着冬青樹，枝上放着棉花和銀屑。底下有一個穿紅衣的矮老人，懷裏抱着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其中有一個用着紅絨作的小狗熊，尖着嘴巴，瞪着圓圓的眼睛，露出令人忍俊不禁的模樣。大同看着那個怪樣子，真想把它買下來。遠在家裏的小弟弟，該念完初級國語了吧……把這個小毛

熊買下來寄給他，該不知怎樣高興呢！忽的又警戒着自己應該趕快回到棧房把門反鎖起來，將煙泡吞下……是不見應該留一封信？不，不要了，祇默默的死去。……讓誰也不曉得。倘若活着再過一年，三年『徒滿』了，櫃上外送十元錢，還放回家，媽媽也該計算着快到了吧。沒出息，竟想這些……。於是便回到棧房去了，一個人在淚痕狼籍裏偷偷的執行自己最後的計劃！

被人救過來之後，他對死也厭惡了。覺得死也不過和噩夢一樣無聊！

相反的對於未曾經歷過的種種的生，倒意外的激起急急走過去的強烈的意欲。他想把一些自己極端愛的或憎的統統損壞，最後再把自己破壞。不過自殺過於平靜，無聊，不足以鑿足願望，於是便取了急性的自戕這條道。便索興在李志貴身上打了主意。在花寶那兒住局，在客棧開頭等伙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本來打算一百二十元花光，自己也該死了。那想到錢花光了，人仍存在，而且繼續想活下去的意念却更不可理解的強張起來了。

大同帶着一副貧血的臉，穿着一身從估衣舖廉價買來的沒有校徽的舊同澤中學校服，在一條破亂的街上走着。這個想活的念頭毫不容情的在嚙咬着他。

三天過後，大同已經沒有睡覺取暖的地方了。每他天在十點鐘過後，就跑到日本站三等候車室裏去，混在一些住不起店的流民隊伍裏。睏在從地溝裏開放水汀的地板上過夜。白天便把兩手插在口袋裏到街上流浪。

但是自從昨天遇見了錢大順後，他覺着這一百二十元又可穩穩當當的拿到手了。

錢大順已經作上了抗日軍的分隊長，還有一個堂皇的委印。對着大同講話儼然的是在發命令。

「你得繼承志貴的遺志，你必須要勇敢起來，聽我的領導！」
李志貴活着的時候，不但是自己的朋友，而且是自己的哥哥。指導他時都和

家常談話一樣，總是觸到那些自己不敢講出來的苦悶和疑問來作詳細的解答。大同不覺感傷的想到，倘便志貴不死，自己也不會墮落到這步田地了！想着想着不由的流下淚來！

「你這懦夫，你在怕嗎？你在流淚呵！」

錢大順以同志的資格，向他盡了駁斥的責任。

大同離開他時就想：臭官僚！我也不十分懦弱呢，你看着吧！

蹣跚的沿着向白骨塔那邊走的路走着。

天氣是「假晴天」，下着「清雪」。一條獼皮狗口裏銜着一塊亂骨頭，夾着尾巴在逃。後邊追着一個胖大的回子，高高的舉起一塊尖石在趕着，牛皮的圍裙撲撲作響。等他瞄準了那獼皮狗背拍的就是一石擲去，狗的脊樑塌落似的一弓，又唧起了丟落下的亂骨頭飛跑開去。

「狗！」胖大回子半勝利半懊喪的一面用着紅腫的眼睛瞟着大同一面吐着口

水罵着。然後似乎認爲總算打了你一下子，跑了也就算了。便拖着一雙大「氈鞋」踢踢囊囊的走回店舖去。

大同無感應的看着，仍然毫無目的的向前走。

拐過一條街便不同了。

不知爲什麼人山人海的圍着許多人，有的將嘴張開，下巴掛着。有的將嘴閉着，不言不笑……

這種局面用不着十分推測，便可想到了。因爲自從頒布回鑾詔書之後，幾乎隨時都有。

因爲無可排遣，大同也跳上一家門口的「下馬石」上立定了來看熱鬧。

清雪迷迷的下着，道上兩邊集聚的人却越來越多。

不一會兒，有一輛被捉的糧車，載着幾個青年轟隆轟隆的走來。四邊坐着持槍的兵士在鎮壓着。

站在大同下邊的有一個患着「漏風眼」的醜老太太，急遽的抹着眼淚，也許那送去槍斃的青年裏有她的兒子或孫子。

旁邊一個善心的男子，用肘輕輕的拐着她。

「老太太，不許哭，有人看見！」

那老太太用愚駭的固執來反抗他，依然抹着眼淚。

中年男子似乎在可憐着她，並且在原諒她的不知輕重，便又說了一遍。

「老太太，不許哭，小心有人看見！」

「她是個好孩子呀！他沒有錯，我知道的……」老太太非但沒有止住了哭，却開始在辯訴着了。眼淚依然按着原定的速率向下不息的落着。如同這樣才可以流得久遠似的。

中年男子恐怕受了連累，不知什麼時候不見了。這時有一個「賣小工」模樣的黑漢子代替了他的崗位。

「不許哭？哭也不許嗎？……」老太太並不放棄哭泣。低微的自己和自己絮叨不已。

黑漢子冷冷的向她看着，四方的下巴，沿着下牙床的大牙那兒有兩條筋肉被咬動似的抽搐着。

大同一眼瞥見是李志貴在車上綁着。

他烏黑的眼睛迎着寒冷的太陽閃着，身上被蘇繩細的五花大綁。似乎憎嫌綁得太牢，他有意在微擺着兩肩鬆動鬆動……。

嚶……的一聲，大同的脚像陀螺似的在『下馬石』上旋着。他想落下去也好，索興死掉了，或者摔在人叢中，免得被李志貴看見。但他終於立定脚根，保持住了原來的位罝。

另外一個他也認識，是他從前聯號裏的徒弟。其餘的因為垂着頭，而且臉部都有些浮腫，長長的頭髮帶着灰垢聳立起來，眼睛第一次遇見陽光都睜不開，半

閉着：所以簡直看不出是誰來。

李志貴對着四外瞻望，然後依然用他平日的那種鎮定而強烈的聲音喊着：

『打倒滿洲國！打倒××帝國主義！』

車上有幾聲破碎的回聲配和着羣衆中雄武的答應。於是押解的兵士有兩個站起來，托着槍向羣衆作出放射式。

『打倒滿洲國！把槍口對××人去！』

羣衆裏有人喊。大同不相信自己也在喊。但實在他是在喊着。

那個『監斬官』吃驚的用刀背打着車夫和『轅馬』，車便迅捷的滾過去。

大同突然想起，志貴爲什麼會沒有看見他？不管那眼光是善意的囑託或是詛咒的憎恨，他都願意他最後的好友在臨終時看他一眼，這從地獄裏透入的光明，這火花，能使他得到拯救。

等他抬起模糊的充滿淚痕的眼，他看見李志貴黑亮的眸子正回首和他相遇。

即使手在縛着，也好像是向他招手。那眼裏充滿着信慰的微笑，他根本不知道出賣他的就是朝夕相處的大同。從他的目光裏的和悅而平靜，就知道他還在相信大同會踏着他的血蹟前進，會替他復仇。

車過去了，老太太也不見了，羣衆有一部分隨着去了，有一部分也都星散開，回家吃飯去了。

大同跳下了『下馬石』，像蹣着棉花似的一步一歪的走着。他想着志貴，自己出賣了他，他還那樣的向他信託，把勇敢與熱情寄付給他。他迷惘了。有一個意念衝蕩着他，踏着他的足蹟，去替他復仇……他苦笑着，謀殺他的兇犯就是自己；從今天起作一個堂堂的人吧，重新回到屬於光明的這邊來喲！他聽見一片燦爛的聲音在喚他，他重新哭了。

忽然他的臂子被人牢牢的握住。

這是他不情願的。剛剛從醜污的地獄裏把自己拯救出來，難道還要胡裏胡塗

的被捕？一定是密探在他喊口號時隨他跟蹤下來的。

以挑戰的姿式，他將頭向後一擺，兩眼怒目而視。

『我跟你老半天了。』握着他的人怒喊着。

看見了是錢大順，便沒好氣的將臂子一摔，心裏不由的浮出了無限的憤怒和反感。但錢大順却不愧不忙的將他的手臂又重新握住。

『這樣子丟魂失魄的，算什麼樣子呢，你根本失去了戰鬥的能力！這是我的地址，你今天夜裏到我那去，我要好好的和你舉行一次談話！』——小官僚用一個輕藐的一瞥，結束了這段教訓。

然後將一個小紙捲遞在他的手裏，便匆匆的走了。

大同就着路燈看了一下，便掖在大衣的袖頭摺縫當中。心裏重新回落到絕望和虛無裏去，他決定拒絕這個約會。他覺着飢餓已在扯碎他的全身，頭暈，耳鳴，每個神經纖維都在煩燥的振顫。但錢大順從來沒有問到他的健康，他的內心

的是否失去平衡。他自己因為不願向心裏憎惡的傢伙伸手，所以也從來不去對他開口，這時他將錢大順恨入骨髓！

在回到日本站去的路上，盤算着腰裏還有當圍巾的一點錢，可以吃幾盃老豆腐飽飽肚皮，然後混到流民羣裏去睡覺。至於錢大順的約會，根本置之不理。

浪速町的圓球路燈，按着步位排列着。有幾家招幌上誇張的寫着：「込」
「大賣出」
「子供」。大同也無心去看。

雪已經住了，黃昏的餘光消失在夜色裏。已燃的燈都顯得光亮，映着白雪透出一種明快的調子，雖然天還是陰鬱鬱的。

眼前有幾家賣茶的東洋店舖，在窗櫺裏用棉花作着雪景。有一家將紅糧灑在雪地上，讓幾隻紙作的小雞來吃。

「青鳥」舞廳掛滿了櫻花色的紙燈籠在拱圓形的柴扉上，透出輕脆的碎笑和酒香。

一陣熱氣衝出，兩個梳着『蓬蓬頭』的白臉的舞伎，送出一個短矮的軍官來。

兩個伎女屈着膝，又屈着膝。

軍官祇管向鼻下的牙刷鬚推了一推，如同是假裝上的，怕被街風給吹掉了一樣。

拍車在皮鞋上響着，咿咿的從邊道上一直響下去。

小磯！那軍官分明就是小磯特務機關長。

一百二十元錢！錢大順！臭官僚！花寶！棧房！

大同昏了！心裏推想小磯一定會認識他，因為他曾對他盡過一次忠！祇要他走向他旁邊去，把袖頭那張小紙條獻出，他就會得到獎賞！一百二十元錢，對他有無限的用處，而錢大順這小子可惡，罪有應得！

他血在奔流，受了催眠似的跟在小磯後邊走着。但他不開口，心中莫名其妙

的恨着錢大順，覺得這傢伙死了，不但不可惜，而且是大痛快！

『我必須得活着！』他撫着自己已作電鳴的肚子。『而且要活得更好一些！』前邊拐過來一輛洋車，車夫用兩腋夾着車把，把手袖起。看見那日本軍官過來，便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兒急急逸去。

『八嘎！』

軍官搶前了兩步，一皮靴便向着那祇穿着兩條夾褲的腿肚子踢去。

然後跳上車子，將手一指，催着車夫快跑！

大同一看就要失去了機會。昏惑的緊跟後邊飛奔而至，迎在他的車前。一股腥臭的酒氣向他暈眩的腦子灌來。

大概以為是援助那車夫而來的，小磯不但不認識他，而且祇見那隻帶着白手套的短肥粗壯的大手向上一舉，一個沉重的嘴巴便排山倒海的打了過來。

本來已經給北風凍涿了的臉，開花樣的血流出來了。

車夫遲疑了一下，歎仄的望着這個仗義的過客爲了自己而受的無妄之災，但又無可奈何的拉起車子衝着冷風跑了。

大同用手拭去了臉上的血蹟，腦子清醒一點了。這一掌擊醒了他的第二次的一百二十元錢的迷夢。而且心裏正在念着，我的敵人不是錢大順呵……。第一次清晰的感到自己的無恥，而且也是第一次敢於接受這個感覺向下想去，喚起了自己的錯誤和無知的自覺！

天色漸漸的晚了，他的心跳和頭暈，達到了高潮。悲愴的向全身看了一眼，便想着：這些日子是怎樣的在摧毀自己，多麼可怕的一個噩夢！他看見自己已經瘦的不成樣子了。

在路上遇見了一個老豆腐攤，便餓虎撲食的坐下去，得吃點東西吧，把空虛填補起來！

『三個銅子的，五個銅子的？』掌櫃的老頭子拿起了銅杓子問。

『五個的吧！』大同胡裏胡塗的答應着，說完了又後悔。偷着用手數着口袋裏的銅錢。

柔軟的老豆腐便像用黃金換回的久失的生命似的向肚裏凶狂的流去，不是吃，是在吞。

『先生，這四十斤的一擔，一霎眼就賣完。……』掌櫃的一面曳長了聲音喊着『老豆腐開鍋；……』一面閒搭着。

『誰的帽子！』老頭子發現了他丟在地上的帽子。

『年青人，帽子，帽子也是隨便扔得的嗎？』

一個拉洋車的放下車把，坐到大同的對面，手裏握着一個花露水瓶兒，裏邊裝着高糧白干。

『您——喝點兒！』向着大同親熱的又卑微的。

『謝謝。』大同接受了他的熱情，不由的喚起了感傷，悲痛，祇管和着老豈腐吞，不敢抬起頭來。

『年青人，帽子隨便丟！』老頭子盛完了老豈腐居然在開腔教訓他了。『要是失落了，你不好，我也不好。怎麼說呢，從我擔子上丟的。年青人，現在「丟包」的才多呢，什麼「年月」！他把帽子又向大同跟前移近了一點兒。『你那經過……我講給你聽，以後你天天吃我的老豈腐，我天天講給你聽，你記住！』大概他是想用故事來拉攏他的荒涼的顧客吧。『有一個小夥計，給人家送貨，五匹布。他走到半路，要拉屎，到毛廁裏，把五匹布放在腳邊跟前，拉屎……你還吃嗎，再盛一盤……這時，忽然來了一個大漢，在對面掏出了「行貨」來就擺弄，小夥計看着看着就看呆了……等那傢伙擺弄完了，走了。他回頭一看，五匹布連影兒也沒了。你想想，帽子也是隨處亂丟的嗎？你以後天天吃我的老豈腐，我天天講給你聽，你記住，天天來！』他把帽子又向大同移進一點。

『你是個學生！』忽然對面噴過來一股迫人的酒氣。

大同抬頭看時，對面又添了一個黑瘦的老槍，綠光的眼睛，對他針刺似的閃着，他心裏不由的一跳，暗探！

那傢伙要求和車夫對調了坐位，並排坐在大同旁邊。

『你真的是個學生？』他用手撫摩着他身上穿的從估衣舖買來的學生服。聲音裏充滿了急切，如同他是個學生他使得救了。

『真的是個中學生？』而且必須是中學生他才能得救。

他聽見了大同的含渾的答應聲，便興高彩烈的喊：

『老豆腐錢我給！』

然後像鬼迷心似的大說大講起來。『我要收一文一武。武的我已收了，黃天霸！文的，我正在私訪，我私訪賢人！我看你「印堂」發亮，我就斷定是你。我就走過來了，果然不錯。我們是有緣的，我們都是上天的星宿。你從前是文曲

星，因為酒後打碎了玉皇大帝的金汁王硯，被貶，發到人間，落魄了！和我一樣，我是天昊星。我們早就應該「聚義」，你應該輔佐我！我收你為徒弟！」他越說越起勁，嘴角掛着兩條白沫，陶醉在歡喜裏。「我們明天趕「〇二」的車到天津去，這條道像踩平道似的，咱們常來常往！」

「你是中學生，我不收大學生，大學生他們不信這個！我的眼睛最毒，我看得出！」

「你一定得答應我，你落魄了，明珠埋在土裏，現在應該出世了。有吃，有穿，有住！外帶高麗姑娘，一天五元錢，你輔佐我，我好你就好了，一佛出世，九祖升天！」

「漢奸！」花露水瓶子抖着，車夫的臉全紅了，眼光如火！大同以為是在詬訾自身，恐慌的左右盼顧，臉上流着冷汗。如同一個夢游病患者，從房頂上跌落下來，對於方才不屬於自己的命運，現在才覺出不可理解，感到恐懼。面前的人

便是自己的一面殘破的鏡子。

黑瘦人挨了當頭一棒，立刻萎縮下去了。但馬上又掙扎的挺起腰來，眼裏的綠光也激成了紅光。

『我手下你們拉車的至少也有五百！』

『放屁！』

『你來罷，我也收你，一天一塊錢！』黑瘦人向他戲弄。

『一塊錢，取個吉利，今天誰來我都要，今天是好日子，我收了軍師，有了輔佐！餓他媽，我這幾年不「吃香」，吊金桶說我短了一隻胳膊，我吃不開，喝，今天我畫龍點睛——寶劍匣中聞夜嘯，明珠土裏放光輝！時來運轉喜氣逢，運轉乾坤掌握中……哈哈！』

『漢奸！』車夫罵着，聲音比方才的那句提高了半個音階。

『你想當漢奸，也沒有人要！』黑瘦人得意似的欣賞他對手的激憤。

車夫失意似的陷在沉思裏，似乎對着他的話感到無可奈何的威脅。

「你們大小孩芽吃麼穿麼都在我心裏，你祇配在我手指尖上撒尿，你逃不出我手心去！」

車夫不作聲了，也不反抗。

「我封你個小隊副，可是你得在御前出過力，我在天上才能保你！」他轉過來對着大同。「你會出天榜，說英文嗎？出安民告示？」

「可是你姓字名誰？……且慢，等我問問祖師，你一定是姓王！」

大同急口的吃着豆腐說出「嚕嚕」的聲音來，算是答覆。

黑瘦人這一喜可非同小可，全身都充滿了笑渦。猛力的向大同肩上一拍，急狂的叫着「呵，有神助呵，有神助，要沒有神助我能知道你姓王嗎？你叫什麼名字？」他兩眼裏閃出一道傲倖的白光，「你叫王，王魁，對嗎？……」他吞吐着說。「要不對，就算我封你！」聲音含糊的在嗓子眼裏。

大同吞老豆腐的聲音，又算給了他一個滿意的答覆。

「呀！」這一喜可非同小可，他每個細胞都為激越所漲滿了。似乎要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聽見他是猜着了，他在用大聲喊「你叫王魁！祖師爺降壇說的！」

「你斷斷我姓什麼！」車夫在揭破他的陰謀。

「你有根基嗎？你自己問問你有根基嗎？你是文曲星嗎？」

車夫當 沒有根基，他在罵街。

大同此時在黑瘦人的醜惡裏窺見了自己，在這以前他祇是茫然的聽憑一些直覺的支配，任着苦悶的急流漂浮着他。祇想對着不可實現的更好的生加以破壞，對於可以創造的最壞的死急急的迎頭趕上，現在他覺出自己就如一個半夜睡着的人，被人着了鬼服，塗了花臉，漆了頭髮，而自己並不曉得，依然睡意朦朧的在人面前徘徊和往日一樣。忽的一下立在鏡子前面了，才被照見他已被毀壞到了

多麼醜惡的無望了呵！

身上黏汗淋漓，祇有戰慄和恐怖。雖然想乘機遁去，但又有一種多向鏡子裏看兩眼的痛苦的要求，所以他還攪起老荳腐的流質像石塊似的木然的向肚裏吞着，耳邊聽着那黑瘦人更其得意的噪嚷。

「神助！」他眼睛裏滿沒瞧見車夫，依然在指出這是神助。

「狗臭屁的神助！」車夫不但毀辱了他，也毀辱了神靈。

「離頭三尺有神靈！」黑瘦人拍的一掌打在自己的天靈蓋上，好像那兒就是神靈。

「你猜猜那賣荳腐的老頭兒，姓什麼，叫什麼，我佩服你！」車夫指着賣荳腐的老頭子又指着自己的鼻尖。

「他個糟老頭子！嘍！」

「你說，他姓什麼！」

「他個賣老豆腐的——」

「你祇說出他姓什麼，我就當場拜你乾爺！」車夫完全被這無恥的惡棍給氣壞了。

「我不希罕！冊子上沒有，他是個「白人」，冊子上不會有的。四萬萬人裏有根基的才有幾個！能註在冊子上的又有幾個！」

「市隱韓康呵！」不期的賣豆腐的老頭兒指着一家藥材店的匾額喟然而嘆。

「呃，吐語不俗，失敬失敬！」黑瘦人作出起身下拜來的樣兒。老頭兒不慌不忙的伸出一隻手來，小心的仔細的如同扶一位受封的大將軍似的將他扶住！

天地倏然沉寂，真像有一道神祕的金光虹霓似的扯起天空不停的搖擺。

洋車夫向地上鄙夷的啐了一口。

「不得好死的！」他在感到澈骨的心痛。

於是激憤的罵着。「你是有鬼迷了你，看不見真人！你祇配一輩子作狗作奴

才！迷着心眼說胡話，你還有心肝嗎？」

黑瘦人不期他會來了這一礮，冷水澆頭似的一震，臉上不由的紅頰起來。

「你也有父有母呵，你對得起父母嗎？」提起了父母，車夫的眼是溼潤的。他的表情非常動人，如同人類都是一個母親所生一樣。一個會經期許過他子女的母親，而今他們在背叛了她。大同心裏針刺似的感到覺醒和不安，也隨着他的語氣想起了自己留在家裏的白髮老母……。

黑瘦人像把他竭力忘掉的东西，而今又被車夫給統統拾回來端端正正的擺在他的胸膛上一樣。他在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不適和恐懼。

「你爲什麼給小××作漢奸呢，我們中國人還不夠苦嗎？」

黑瘦人現在已經蛻化了內心的矛盾，重整衣冠，又復振振有詞了。

「這是逃不了的「劫數」！彌勒佛出世了，管理陽間！這個是天定的，躲不
了的。祖師開壇降過旨的！」他在竭全力的記起祖師，因爲這樣，他便可以忘記

了他眼前的面孔和無數的在企圖喚醒他的聲音。

「胡說，罵祖師！要是沒有你們，就是天津他們也佔不去呀！」

「我們是替天行道，祖師爺說過的，幫着他們把大劫快快渡過，好享太平！天下同歸，一統華夷，祖師爺降壇宣示過的！」他在竭力記起祖師，有了祖師他便可以把祖師以外的所有的一切完全不管不理。

「善哉，打破砂鍋買新的！」賣豆腐的老頭兒雙手合十；「亡國算個啥，沒有找一捧土！」

「他懂！」黑瘦人如逢知己的向大同和車夫指着。「他懂！」

「你再吃一盤，我們「拜把子」去，你叫我龍頭大哥，我叫你軍師老弟，你輔佐我，你寫天榜！」他向着大同親切的囑咐。

「可是大隊長，我且問你……。」賣豆腐老頭露出幾分神祕的問着。

黑瘦人兩眼微闔着，擺出專等着人去問道的樣子。

「我且問你，諸葛亮當年是老生？是小生？」老頭子開始問他。

「是老生！」黑瘦人像吐露着神機似的答着。

「周諱是老生是小生？」

「是小生。」

「善哉，善哉！」老頭子笑了。「哈哈……是老生有用，還是小生有用？」

「我懂了！我懂了！」黑瘦人用兩手揉着眼睛，然後指着大同。「可是他是文曲星，他是天上的星宿，不比那個！」

老頭子敵視的向大同瞟了一眼。「你今年十幾？」

在他眼裏，大概大同還是乳黃未退的小孩子，應列小生者流，封爲軍師，是斷乎不可的。

黑瘦人微微一笑，「貴人語話遲」，他替大同無言的沉默加以辯解，大同此

刻心中儲滿了迸然欲爆的怒焰，祇想把那狗東西拿過來折成兩截！

那個黑瘦的魔鬼，並不理會這些，覷着他的沉默，也隨着陷入冥想裏去，夢囈似的自語着。「你們排擠着我，說我落伍，不懂現狀，哼哼……現在，雜種，讓你們瞧瞧，你們敢小看我，洋學生也得聽我的。我畫龍點睛，他懂過洋書，通曉世界五洲……。」於是轉過身來向大同問着。「你筆下來的快嗎？」又連忙替他回答着。「一定快的……出天榜，保境安民，殺無赦……我不懂現狀，落伍，雜種！」他氣喘咻咻的，臉上有一絲兒猶笑。「雜種們，現在你瞧我的，我如虎添翼！」

車夫大笑起來。「你是掉在渾河裏的死鬼，臨死手裏還握一把臭泥！」他的笑容收斂時，有兩顆晶瑩的淚珠搖落下來。大同在那淚水裏遇見了一顆酸苦的赤心。

「你把眼睛都用狗屎糊上了，所以你祇看見了狗屎！你很怕一旦清醒過來，

看見你那個無廉恥的樣子，自己也要嚇個倒仰的，所以一定得迷着心，一直裝扮下去！」車夫在掘破了他最後的壁壘。

「雜種，從前是高的大的欺侮我，現在是圓的扁的排擠我，可是你個臭泥腿可也配！臭犢子，大爺受別人的氣還受不過來呢，還受你的氣？你摸摸你的腦袋，我不看今天是個好日子，我先拿你開刀！」

他於是站起來，小心又親熱的摻住了大同的膀子。「走，我們走！」
大同積蓄了一切破碎的生命，都在這時吼出。

「狗！」他的眼球也似乎在隨着眼淚噴迸而出。

一股紅熱的溶岩，飛落在黑瘦人的耳裏。愕然的把嘴張着，唇邊兩條猙獰的弧線，慢慢的折成一絲慘然的苦笑，……臨死時狂亂的握住的一把黑泥，現在已從他垂死的手裏紛紛下落了……。

他淒惶的站了起來，身上打着寒熱的冷戰，賣豆腐老頭子用鎮定的目光將他

留住。

『先生，我拉你回家去。』車夫誠實的臉向着大同露出悲憫的微笑。『我不要你錢！』

『不！』大同把口袋裏僅有的一點財產都給了他。

家？這一個字喚回了他一切的悲哀，他的腿不由的虛弱起來，但他祇把心裏一橫，便用着從來未有過的健朗的步調向前走去。

『我保你！』身後是賣荳腐掌櫃的顫微微的聲音。『我修鍊過，我到白雲觀裏訪過神仙，一個沒有腿的兵，他們不認得……。』

黑瘦人在地上抓起了一大把塵土揚在老荳腐鍋裏，然後向裏邊吐了一口濃痰。

『先生，我拉你回家罷！』車夫在後邊趕上了大同。『免得道上也許有人和你找麻煩！』

『不要緊，你該交車了，天太晚了！』

『先生……我當過「便衣隊」，你信嗎？在唐山……。』車夫一個字比一個字低了，最後的聲音都在嗓子眼裏嗚咽。他對着一個認為完全了解他的人，在傾訴他內心的痛苦！

大同心靈已完全破裂，一個聖潔的臉孔在前面領導着他。他一面渴望的注視着面前的那一副純良的臉，一面將手放在自己就要躍出胸口的心上。

『先生，中國人命不值錢呵……你年青力壯好好的幹，國家，將來，先生好好的，唉，先生……前邊就是車場了，我交車了。』……

黑夜來時，大同回到錢大順那裏去。

但是錢大順已經知道出賣李志貴的，就是他。於是他以肥厚的手掌歡迎了他。並且決定對他施行了更嚴厲的處罰。『你是活不過今夜子時的！』他將手槍

指着他的胸腔。

說：

大同並不以為他的待遇有些微的不對，自動的向他招供了一切。並且對他

『志貴活着的時候，曾對我說過：「在那大的活動裏，那些被懦弱和無知所造成的無恥和罪惡，在槍彈之前是應該低頭的！」在今天以前我反對過你，但是現在我在感謝着你。大順，我今天能用我本身來證實志貴的這句話，我是覺得快樂的！』

於是錢大順的眼睛也有些溼潤了。『但那並不是最好的方法喲！』說完了繼續的沉默着，在黑暗的角落裏玩弄着手中的手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籌備會啓事

北新書局出有「魯迅紀念集」小冊子一本，下書
「魯迅紀念會編」，此「魯迅紀念會」當係另一
團體，與敝會絕無關係，深恐讀者誤會，特此聲
明。（四月二十日）

病中通信

9. 8. 7. 6. 5. 4. 3. 2. 1
寄許季市 覆王冶秋 覆葉芷 覆楊霽雲 答歐陽山 覆蔡斐君 覆沈×× 覆時玳 覆曹白

魯迅

覆曹白

曹白先生：

惠函收到。先生們的熱心，我們是很知道的。不過要寫明周先生的病狀，可實在不容易。因為這和他一生的生活，境遇，工作，掙扎相關，三言兩語，實難了結。

所以我只好報告一點最近的情形：

大約十天以前，去用x光照了一個肺部的相，才知道他從青年至現在，至少生過兩次危險的肺病，一次肋膜炎。兩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應該死掉，而他竟沒有死。醫生都非常驚異，以為大約是：非常善于處置他的毛病，或身體別

的部分非常堅實的原故。這是一個特別現象。一個美國醫生，至于指他爲平生所見第一個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可見據現在的病狀以判斷將來，已經辦不到。因爲他現在就經過幾次必死之病狀而並沒有死。

現在看他的病的是須藤醫師，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齡與資格而論，也是他的先輩，每天來寓給他注射，意思是在將正在活動的病竈包圍，使其不能發展。據說這目的不久就可達到，那時候，熱就全退了。至于轉地療養，就是須藤先生主張的，但在國內，還是國外，却尙未談到，因爲這還不是目前的事。

但大約先生急于知道的，是周先生究竟怎麼樣罷？這是未來之事，誰也難於豫言。據醫師說，這回修繕以後，倘小心衛生，一、不要傷風；二、不要腹瀉，那也可以像先前一樣拖下去，如果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

先生，就周先生的病狀而論，我以爲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好消息。

專此布覆，並候

健康！

景宋上 六月廿五日

（此信周先生擬稿，令景宋出名寫去的。）

覆時玳

時玳先生：

五日信收到。近三月來，我的確病的不輕，幾乎死掉，後有轉機，始漸愈，到三星期前，纔能寫一點字，但寫得多，至今還要發熱的。前一信我不記得見了沒有，也許正在病中，別人沒有給我看，也許那時衰弱得很，見過就忘記了。

文藝工作者宣言不過是發表意見，並無組織或團體，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後是各人自己的實踐。有人贊成，自然很以為幸，不過並不用聯絡手段，有什

麼招攬擴大的野心，有人反對，那當然也是他們的自由，不問牠怎麼一回事。

作家收稿，是否必須名人紹介，我不知道；我在作家，也只是一個投稿者，更無所謂鬧翻不鬧翻。

我不久停止服藥時，須同時減少看書寫字，所以對於寫作問題，是沒法答復的。

臨末，恕我直言：我覺得你所從朋友和報上得來的，多些些無關大體的無聊事，這是墮落文人的搬弄是非，只能令人變小，如果旅滬四五年，滿腦不過裝了這樣的新聞，便只能成爲像他們一樣的人物，甚不值得。所以我希望你少管那些鬼鬼崇崇的文壇消息，多看譯出的理論和作品。

匆覆，並頌

時綏。

迅 八月六日

覆沈××

××先生：

十四夜信頃收到。肋膜炎大約不足慮；肺則于十三四兩日中，使我吐血數十口。肺病而有吐血，本是份內事，但密斯許之流看不慣，遂似問題較別的一切爲大矣。血已于昨日完全制止，據醫生言，似並非病竈活動，大約先前之細胞被毀壞而成空洞處，有小血管孤立（病菌是不損血管的，所以牠能獨存，在空洞中如橋梁然），今因某種原因（高聲或劇動）折斷，因而出血耳。現但禁止說話五日，十九日滿期。

轉地實爲必要，至少，換換空氣，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楊（註）君夫婦之能以裝手勢貫徹一切者，因兩人皆于日語不便當之故

也。換了我，就難免于手勢危急中開口。現已交秋，或者只我獨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績恐未必佳，因為無思無慮之修養法，我實不知道也。

倘在中國，實很難想出適當之處。莫千山近便，但我以為逼促一點，不如海岸之開曠。

專此布覆，即請

暑安。

樹上 八月十六日

(註) 前次來信謂若到日本，總有通日語者同去，則你較爲省力；鄙意倘一時無此同伴，則到日本後僱一下女，似亦可將就，因從前楊賢江夫婦在日時僱過下女，楊日語不很高明，楊夫人完全不懂，但下女似乎很靈，作手勢頗能了然(原信)。

覆蔡斐君

斐君先生：

惠函早到。以我之年齡與生計而論，其實早無力爲人閱看創作或校對翻譯。何況今年兩次大病，不死者幸耳，至今作千餘字，卽覺不支，所以賜寄大稿，真是無法可想，積存敝寓，于心又不安，尤懼遺失。今日已彙爲一卷，託書店掛號寄上，乞察收，此後尤希直接寄編輯，或出版者，以省轉折。因爲寓中人少，各無暇晷，每遇收發稿件，奔走郵局，殊以爲苦也。事非得已，伏乞諒鑒爲幸。

專此布達，並請

暑安。

魯迅 八月十八日

答歐陽山

山兄：

信早到，因稍忙，故遲復。畫集早託胡兄帶去，或已到。

「安全週」有許多人說不可靠，但我未曾失敗過，所以存疑，現在看來，究竟是不可靠的。姪身之後，肺病能發熱；身體不好，胃口不開也能發熱，無從懸揣。Elli 我不懂，也查不出，Infection 則係「傳染」，「傳染病」，或「流行病」，但決非肺病。不過不可存疑，我以為還不如再找一個醫生檢查一下，用別的法子，如分析小便之類，倘係肺不好，則應即將胎兒取下，即使不過胃弱，也該治一下子。

診我的醫生，大約第一次診察費二元或三元（以後一年內不要），藥費每天不過五角，在洋醫中，算是便宜的，也肯說明（有翻譯者在），不像白色醫生的

說一句話之後就不開口。我寫一張信附上，倘要去看，可用的。

小說座談會很好，我也已看見過廣告。有人不參加，當然聽其自由，但我不懂『恐怕引起誤會』的話。怕誰『誤會』呢？這樣做人，真是可憐得很。

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爲什麼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壇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讀，寫，却罵上門來，大有抄家之意。我這回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但一發表，一批徐派就在小報上哄哄的鬧起來，煞是好看，擬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載後，再作一文，此輩的嘴臉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

我比先前好，但熱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說不定何日可以旅行。

專此布覆，卽頌

時綏。

迅上。 八月廿五日。

草明太太均此致候。

廣附筆間候。

覆楊霽雲

霽雲先生：

二十四日函收到。我這次所生的，的確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懼的肺結核，我們結交至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其間發過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歡嚷病，也頗漠視生命，淡然處之，所以也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一回，是爲了年齡關係，沒有先前那樣的容易制止和恢復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纏綿了三個多月，還不能停止服藥。但也許就可停止了罷。

是的，文字工作，和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體弱，也寫得很少，想擺脫一切，休息若干時，專以翻譯糊口。不料還是發病，而且正因爲不入協會，羣仙

就大佈圍剿陣，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門來也。

他的變化，倒不足奇。前些時，是他自己大碰釘子的時候，所以覺得我的「人格好」，現在却已是文藝家協會理事，「文學界」編輯，還有「實際解決」之力，不但自己手裏捏着釘子，而且也許是別人的棺材釘了，居移氣，養移體，現在之覺得我「不對」，「可笑」，「助長惡劣的傾向」，「若偶像然」，原不是爲異的。

其實，寫這信的雖是他一個，却代表着某一羣，試一細讀，看那口氣，即可了然。因此我以爲更有公開答覆之必要。倘只我們彼此個人間事，無關大局，則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慮此事「徒費精力」，實不盡然，投一光輝，可使伏在大纛陰下的羣魔嘴臉畢現，試看近日上海小報之類，此種效驗，已極昭然，他們到底將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版畫集在病中印成，照顧殊不能周到，印數又少，不久便盡，書店也不存一

本了，無以奉寄，甚歉。

專此布覆，並請

君安。

魯迅 八月廿八日

再：現醫師不許我見客和多談，倘略愈，則擬轉地療養數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約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覆 葉 芷

芷兄：

七日信收到；記得以前諸函，也都收到的。所以未寫回信者，既非我病又重，也並無「其他的原故」。不過說來說去，還是爲了我的病依然時好時壞，就是好

的時候，寫字也有限制，只得用以寫點關於生計或較爲緊要的東西；密斯許又自己生病，孩子生病，近來又有客寓在家裏，所以無關緊要的回信，只好不寫了。

我身體弱，而瑣事多，向來每日平均寫回信三四封，也仍然未能處處周到。一病之後，更加照顧不到，而因此又須解釋所以未寫回信之故，自己真覺得有點苦痛。我現在特地聲明：我的病確不是裝出來的，所以不但叫我出外，令我算賬，不能照辦，就是無關緊要的回信，也不寫了。此一節請諒察爲幸。

專此布覆，並頌

時綏。

魯迅
九月八日

覆王冶秋

八月廿六日的信早收到，而且給我美麗的畫片，非常感謝。記得兩個月以前罷，曾經很簡單的寫了幾句寄上，現看來信，好像未收到。

我至今沒有離開上海，非爲別的，只因爲病狀時好時壞，不能離開醫生。現在還是常常發熱，不知道何時可以見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愛住，但冬天氣候乾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國有種種困難，國內呢，處處荊天棘地。

上海不但天氣不佳，文氣也不像樣。我的那篇文章中，所舉的還不過很少的一點。這裏的有一種文學家，其實就是天津的所謂青皮，他們就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以羅致不知底細的文學青年，給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並沒有。真是惟以噲噲營營爲能事。如徐懋庸，他橫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實際解決」來恐嚇我了，則對於別的青年，可想而知。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爲奸，把持

着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倘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現在他們在利用「小報」給我損害，可見其沒有出息。

珂勒惠支的畫集只印了一百本，病中裝成，不久，便取盡，賣完了，所以目前無法寄奉。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方謀用銅版複製，年內當可出書，那時當寄上。

靜農在夏間過滬回家，從此便無消息，兄知其近況否？

專此布覆，即頌

時綏。

樹上 九月十五日

令夫人令郎均吉

寄許季市

季市兄：

得新苗，見兄所爲文，甚以爲佳，所未敢苟同者，推在欲以佛法救中國耳。從中更得譚太炎先生獄中詩，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靜安沒後，尙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諸詩及「速死」等，實爲貴重文獻，似應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彙印成冊，以示天下，以遺將來。故宮博物館印刷局，以玻璃版印盈尺大幅，每百枚五元，然則五十幅一本，百本印價，不過二百五十元，再加紙費，總不至超出五百，向種種關係者募捐，當亦易集也。此事由兄發起爲之，不知以爲何如？

與革命歷史有關之文字不多，則書簡文稿冊頁，亦可收入，曾記有爲兄作漢郊記歌之篆書，以爲絕妙也。倘進行，乞勿言由我提議，因舊日同學，多已崇貴，而我爲流人，音問久絕，殊不欲因此溷諸公之意耳。

賤恙時作時止，畢竟如何，殊不可測，只得聽之。

專此布達，並請

道安。

弟飛頓 九月廿五日

附記：

信共九封，從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九月。係就魯迅先生大病後的通訊中擇較有意義的，經廣平再三要求，始許允諾抄錄底稿的。其中通信標題如第四封，他就說：『覆蔡斐君』，第五封：『答歐陽山』，第六封：『覆楊霽雲』，第七封：『覆王治秋』，第八封：『寄許季蕪』，俱於信抄畢時，由先生親口授之者。捧誦遺札，音容宛若，彌增悽愴耳。

曹白先生，因有北方友人函詢先生病狀，特囑我寫些大概。先生得知了，就說：『那許多關係你寫不好的，還是由我擬出罷。』結果是他起稿，

用我名義抄錄寄出。我以為這一封信可以算是先生自己對於病狀的報告文字。當時信底寫好之後，先生頗覺滿足。就說：『如果你寫起來，一二千字也寫不到這樣詳盡呢。』我是除了承認之外，沒有別的話好說。

先生自己作為文藝者的修養是很注意的。他的胸懷朗豁，對於無聊文字及與人言談上稍涉及『無關大體的無聊事』，就往往設法避開。就是對於我有時因雜務忙碌，一時靜不下來，隨手翻閱一般刊物，也時常警告，說不如拿有用的光陰看別的有益著作。看他給時玳先生的信，深怕『令人變小』。這種管自己放開脚步前進的豪邁心情，多數不為人所瞭解。說他『氣量小，一點點小事就和人爭鬧』，這徒然是說的人給自己寫照，毫沒有損到先生。

有人說他把持文壇，事實上他日夕希望多些人出來，他從沒有在文壇上擴大私人勢力的念頭。看他對文藝工作者宣言的解釋，對作家的態度，就是一個有力的反撥。

先生夏間大病之後，就有些稿件寄來，囑其閱看，紹介，或者約他會見接談，執筆通信，像平常人一樣。而病實在不容許他有這麼多的精力，所以當收到這些信時，往往感情無既，太息的說：『他們當我還是青年，病兩三天就立刻像好人一樣。其實年紀大了，恢復是不會那麼容易的。』

對於徐懋庸先生，大家多以為他們原有過誠摯的通信，不應該忽然不留餘地。這是佑量錯的，他從沒有無緣無故和人決絕相罵，除非再三審度，忍無可忍之後。他的給徐先生的最後回信是並不作為對個人的，明白了這樣的心情，態度，纔可以理解他的戰鬪的歷程。

關於太炎先生，先生着重在他的革命史實，使真假得充分昭示後人。這一點我們從他給許先生的信和遺著『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等就可以明白。

先生逝世後半週年，廣平讀後謹記。

◀ 詩 ▶

春
生
命

艾
青
艾
青

春

春天了

龍華的桃花開了

在那些夜間開了

在那些血斑點點的夜間

那些夜是沒有星光的

那些夜是刮着風的

那些夜聽着寡婦的咽泣

而這古老的土地呀

艾青

隨時都像一隻飢渴的野獸

咝吮着年輕人的血液

頑強的人之子的血液

於是經過了悠長的冬日

經過了冰雪的季節

經過了無限困乏的期待

這些血跡，斑斑的血跡

在神話般的夜裏

在東方的深黑的夜裏

爆開了無數的蓓蕾

點綴得江南處處是春了

人問：春從何處來？

我說：來自郊外的墓窟。

生 命

有時

我伸出一隻赤裸的臂

平放在壁上

讓一片白璧的顏色

一九三七·四。

艾 青

襪出那赭黃的健康

青色的河流鼓動在土地裏

藍色的靜脈鼓動在我的臂膀裏

五個手指

是五支新鮮的紅色

裏面旋流着

土地耕植者的血液

我知道

這是生命

讓愛情的苦痛與生活的憂鬱

給牠去擔戴罷，

讓牠喘息在

世紀的辛酷的犁輓下罷，

讓牠去歡騰，去煩惱，去笑，去哭罷，

牠將鼓舞自己

直到頹然地倒下！

這是應該的

依照我的願望

在期待着的日子

也將要用自己的悲慘的灰白

去襯映出

新生的躍動的鮮紅。

一九三七·四。

無花的薔薇：

一、讀報有感

二、由「人性」到「五利」

三、刑

四、萬樂聲中一點哀

五、蒼蠅的故事

六、「文人相重」

茅盾

胡風

蕭軍

胡風

須旌

楊生

一、讀報有感

茅盾

從新聞紙上看見了「中國文藝協會上海本會」成立會之紀事。就「被邀出席」的中宣部長邵力子等四位的「致詞」，以及該會的正式宣言而觀，該會這次的表現和兩月以前的第一次籌備（或發起）大會頗有不同之點，想來，這次所表現者，應被視為暫時的正式而確定的態度了。

使我發生感想的，是邵力子先生的「致詞」。他說：「文以載道這句話，近年以來頗有些文藝作家反對它，尤其是為文藝而文藝的人特別反對。」但是「許多人反對文以載道的原因，就在誤解了道字，……如果拿走路的道來解釋文以載道，就是文藝可以指示人生以及國家民族所應該走的路。」

我記得，近年來文壇上「載道」「言志」之爭，其原因亦相當深刻而複雜。反對「載道」者之中，有些是「先天」的「言志」家，我們姑置而不論，但也有不少是本在「載道」與「言志」之間，或者是更傾向於「載道」的；徒因恭逢了尷尬時代，雖欲載國家民族以及人生應走之「道」然而××滿天飛，檢查官神經衰弱至於見了「狗」字就犯忌起疑，除了歌功頌德，幾於啼笑皆非，於是乎徘徊於「叛徒」「順民」之間，結果只好朝「風花雪月」乃至「幽閒」裏一躲了事。歷史昭示我們：凡屬風月之談，大都是在那樣尷尬時期興行的。不過在我們這裏呢，「風花雪月」的作家們既對××與檢查官低首，却又反向在野之「載道派」怒目而至於惡聲，不免稍近於阿Q相而已。

其次，邵力子先生又說：「現在中華民國應走的大道是什麼呢？在現在的時期，左面的路走不通，右面的路也走不通，走進去就有危險；只有中間的一條路可以走。中間的是什麼大道？就是三民主義的大道。」

這裏所謂「左面的路」，想來即指共產主義；而所謂「右面的路」，當然是法西主義了。中宣部長正式宣稱「右面的路也走不通，走進去就有危險」，就我所知，這是第一次。邵力子先生要作家們走「中間的一條路」——三民主義。善哉！但我既經見過革命的爲民族求自由解放的三民主義，也見過去了勢的徒存其名的三民主義；我盼望此時此際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先生要大家走的，不再是去了勢的三民主義！記得「九一八」的前夜，官方曾經扯起過一面「民族主義文藝」的旂號。當時諛者即謂：三民主義僅剩了一民主義。但一民猶勝於無民，不料「九一八」與「一二八」接踵而來，「民族主義文藝」的旂號反而不知去向，而當時在艱難的環境中以秃筆暴露侵略者的凶惡而振奮民族抗敵的情緒的，反是所謂「叛徒的」或「化外的」作家們，然而這些作品的發表並沒「能夠得到相當的自由」。

關於「相當的自由」，邵力子先生明白解釋道：「在不妨礙國家統一，不阻

礙民族復興的前提之下，都可以自由的走他的路；否則，絕對沒有自由！」善哉善哉！凡是中國人，誰也不反對。然而我希望邵力子先生注意幾件事實：最近有幾種期刊雖然能出版，却不許登廣告，其中之一是中流；最近又有若干文藝書並遭禁扣，其中有魯迅先生的譯著。這些期刊和書籍如果確有「妨礙國家統一，阻礙民族復興」的言論，黨政機關大可以明令宣布，否則，應當「得到相當的自由」！

然而最使我們痛心的，是漢奸的以及準漢奸的言論却幾乎享有絕對的自由。去年廣州文化界曾舉出「十種漢奸」，要求民衆注意。此「十種漢奸」之界說既未見中宣部認爲不對，那麼，凡有合於此十種界說之言論，今後的中宣部是不是決心使用牠的「不許自由」的權力呢？只有靜待事實的證明。

(三月卅一日)

〔附記〕近年來刊物上常見有××，此簡單之記號遂成爲隨處有一意義

之東西，然最普通者則爲用代「日本」二字。這裏的××並無代替，只是××之本身而已。相應聲明，免得有人枉費心思。

二、由「人性」到「互利」

胡風

關於「人性」的問題，在咱們中國哲學史上鬧了不少的筆墨官司。有荀子底性惡說，有孟子底性善說，有告子底性無善惡說，有宓子賤等底性有善有惡說，還有揚雄底性善惡混存說，等等，等等，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大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概。然而，像人們所說，『真理』只有一個，而且遲早會大白於天下的，到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性善說終於取得了最後的承認，同時還被證明了這一真理對於救國的偉大作用。讓我說一說這個小小的故事

罷。

最近幾年來，中日格外友愛，現在且已到了更進一步的『經濟提攜』時期，這是大家知道的；爲了進行這個『經濟提攜』，日本派了一個兒玉考察團到中國來，也是大家知道的。這個兒玉考察團經濟察完，『支那料理』吃夠，在上海匯山碼頭被主人們恭送登輪的時候，不料海關緝察員在這個同一的輪船上查出了幾十萬枚的走私銅元。

照老例，凡海口必幾乎每天有大規模的走私，且很少被查獲，但每被查獲一次，海關人員定要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丟掉性命。但這一次却出乎意外，既沒有動武，銅元且被順利地起出了。於是在三月十八日的大公報上出現了一則遺憾與慰藉的短評。『遺憾』的是，『在『經濟提攜』使者的舟上偏偏發生這種『經濟竊賊』的事情』，而『慰藉』的是：

『浪人對於緝私者照例是要行兇的，昨日居然未起衝突，可見浪人亦尙

有羞惡之心。這一點人性的存在，用遠大的眼光看，也許可以作爲中日邦交前途的一種慰藉罷！」

這不是『性善說』底鐵一樣的證明，『人性』底偉大的勝利麼？當然，『羞惡之心』是『義之端』，可以說是記者先生在嘉獎那些浪人變成了知『義』的君子，但『惻隱之心』是『仁之端』，也可以說是記者先生在祈禱一切浪人都變成大慈大悲（仁）的善士。後一說固然也能夠解釋爲羔羊對於屠伯的哀求，原始人對於火與猛獸的禮拜，但我們知道，和『義之端』一樣，『仁之端』也是『性善說』底『四端』之一，既然承認了『這一點人性的存在』，那麼，『用遠大的眼光看』，當然是沒有關係的。於是，從那以後，對於走私問題，我們就專等『人性的存在』底收效，放心『慰藉』了。

然而，過了一個月又七天的今天，在同一的大公報上又看到了也是發生在同一的匯山碼頭的不勝『遺憾』的消息。紀事有如『報告文學』，摘錄一點罷：

本市消息：日輪長崎丸昨由日駛滬，……海關依時派行李班關員至匯山碼頭檢查，同時有專門抄查私貨之抄班人員六七名到場工作。至十時輪靠碼頭，乘客登岸，行李亦將卸畢，突來日韓浪人三十餘名，袖藏鐵棍木棍，預備搬運私貨。其時關員已知輪上必有私貨，爲行使職權，首先上船抄查，竟抄獲未報關稅之日本酒與人造絲等。按該酒爲日本上等酒，每單位瓶照章須納一元二角五分關金稅。浪人見貨物被抄，竟然動武，首向抄班關員沈惠人掌頰數下，擬刮取私貨。另一關員曹克同目擊同事被毆，上前援助，又遭浪人鐵棍猛擊頭部，傷成窟窿，血流滿面，立時昏厥……。

一個關員臉上吃耳光，一個關員頭上開窟窿，在受慣了這樣訓練的我們，也許不算什麼，不過，得到了最後承認的『性善說』却不免又起了動搖，我們飄飄然了一個月以上的『慰藉』似乎有點落空了。只要是袖裏有鐵棍木棍，而且敢於『竟然動武』的人，好像只有『惡』而沒有『羞』，更無論那『仁之端』的『惻

隱』了。

但這一回，『短評』底記者既不談『慰藉』，也不談『遺憾』，他在川越大使裏面找着了『希望』：『川越氏歸國在即，希望他能對政府作一個平實近理的建議，當於中日邦交有些良好的影響。』這希望底來源是什麼呢？一個是，川越氏『關於調整中日邦交的見解，頗爲平正』，還有一個是：『九·一八以來的許多事實……，日本如何？是否因爲侵略鄰邦的結果反而給自己招致許多困難？在這點經驗上，可以發現一個真理，便是損人者亦不利己，在互利的原則上，中日邦交的前途是遠大的！』

這就和上次的理論大不相同。雖然川越大使底『平正』還是『人性的存在』底餘蔭，但已明明白白地耽心『鄰邦』底『招致許多困難』，獻計講求『互利』了。一觸到『利』，就等於承認了『利害之心』，跳出了『四端』以外。但這也不要緊，因爲，再一次『用遠大的眼光看』，『中日邦交的前途是遠大的』。只

不過還得在利害說裏面確定『損人者亦不利己』論，使日本政府相信這『一個真理』，在這以前還不能不暫時耐心地把『對政府作一個平實近理的建議』當作『希望』而已。

四月二十四日

三、刑

蕭軍

昨天偶然接到了一封信，說到了那地方（不是東北）的許多青年所受的非刑。今天從上海的「文化街」路過，在一家書店裏偶然看到了一本名叫黑流的半月刊，其中有一段也是講到「刑」的。又加上那雜誌裏面關於家鄉的事情也不少，便買了它。接着在路上忽然想起要寫一點關於「刑」的文章。

「刑」這東西若是從頭說起，就得翻一大堆古書、法典等作參考，引一大堆「刑也者」等等的文章作見證，這是毫沒趣味的事。我既沒有古書、法典可引，也不是想寫一部「刑解」，「刑辨」，「刑考」之類的大著，所以還是「就予所知，約略言之」罷。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大約是孔子說的兩句名言。從此我們可以知道了定「刑」的初意不是爲了士大夫的，也就如同定「禮」的初意不是爲了庶人一樣。庶人當然就是老百姓了，從此只要凡爲老百姓的知道「刑」就夠了。如今我們民國却一反所爲，對於老百姓居然也「下禮」了。比方：「不准隨地吐痰」，「對人要和靄」，「洋車夫應該常常洗褲子」等等……畢竟我們這時代是文明得多，也「民」得多了。至於「刑」是否會「上大夫」呢？這却不知道。因爲我們是庶人，對於治我們的「刑」，似乎也應該有一點兒常識。不然，一觸刑章，便茫然無措，這不獨有喪體面，且也忘了自己「刑有應得」。

早先，鞭、笞、徒、流、杖是所謂五刑。砍頭叫「大辟」。如果比砍頭的罪再大一點，或再小一點，那死法就又不同了。有絞頸、腰斬、大解八塊、千刀萬剮、剝皮搯草、油鍋烹、點天燈……，當然另外還有一些「律無正條」的辦法，那就看當時的皇帝和他的臣子們的創造力如何而定了。

關於女人們的「刑」，好像沒有對於男人們的花樣多。女人們所犯的罪大抵是「謀害親夫」。於是他們可以利用男女生理構造上的不同，除開發賣爲娼以外，爲女人還特備了一種刑，名曰「騎木驢」。至於怎樣騎法，我不樂意在這裏解釋，只要是看過一本刁劉氏小說的人，他們是會懂得的。

早先做官，要想做「清官」，要想顯聲載道，那就非自己能夠發明幾套所謂拿手的「非刑」不可。若僅是打手掌、打屁股、壓滾槓、抽嘴巴、拶手指，那算不得稀奇，懲不了刁頑，也做不了清官。比方：滾釘板，香火燒肋骨啦，這就是做「清官」法門底一例。

上面所說的當然全是有皇上的所謂「君主」時代，也就是「專制」時代了。現在我們是「民國」，一切是「民」主，所謂「共和」了。那時候殺人是用刀把腦袋砍下來，現在我們是用槍斃，用繩絞。雖然有時也用刀砍砍，究竟「剝皮揸草」等等是不多見了。這一點不能說是不進步！至於我接到的信裏所說的用燒紅的銅絲穿女人們的乳頭等等，若是和前清的「大清律」一比，還不能不說是「法外施仁」呢。試想，「謀害親夫」只害了一個人，就得要「騎木驢」遊四街，而後還要刀斬，但如今這些女人們却公然……。

在那本黑流上，除開載着一些東北義勇軍的消息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怎樣從各方面在東北四省佈置着統治的網以外，再就是「滿洲國」的「刑」了。我覺得有把它們抄下來的必要，以供有志安邦定國的諸賢們參考，尤其是要做官而又要「清」的諸賢們。

每年的二、三、十、十一四個月，在滿洲，日本人稱作「犯罪節」。就是

說，在這四個月中要特別比平常加力搜捕所謂「不安分」爲人們。關於「刑」可分兩種：一種是要口供用的，一種是處死的。要口供的有下列幾種：

打。灌涼水。灌辣椒水。灌煤油。用有鉛心的膠皮棒抽打肋骨。把腳指或手指的縫隙挾上筷子而後再細紮起來。上「大掛」。手指甲內通針。手指甲通竹籤。吊打。釘貫手心。火燒。用木棒打生殖器。用鉗子拔陰毛。把人的手腳細成一個猴子的蹲坐形，名曰「猴生殿」。坐電椅……。

處死的有下列幾種：

槍決。殺頭。活活打死。淹死。抽血作瓦斯。送進特殊機器內絞碎做科學原料。開膛。肢解。喂狗。滾釘……。

所謂「肢解」，就是有一種大的鐵剪，像春天園丁們剪樹的枝杈似的，把人的身體一段段地剪開。「喂狗」，那是訓練一種專爲吃人肉的狗，就用罪人的肉餵養着。「滾釘」，那是把一個剝光了的人，裝進一隻六面箱壁有尖釘突出的箱

子裏，而後放在十字路口，逼着凡是經過的行人就要推一轉，直到箱裏面人死了爲止……。

我不能在這裏再詳細寫下去了。如果有誰要知道得詳細一點，可以買一本黑流（一卷二期）。其中鑛工君所寫的「滿洲國」的酷刑詳紀裏面有實例可考。我這無非要寫文章，並提供一點材料，給想做王道樂土史的人們做參考。

四，十五日。

四、萬樂聲中一點哀

胡風

小時候讀詩，到『萬綠叢中一點紅』之句，不禁大爲佩服。在綠光盪盪的無際中嵌着鮮紅的一球，那景色當然不是平俗的『桃紅柳綠』所可同日而語的。據

說人有一種本能，遇見自己以為好的東西就想模倣，我覺得這學說大概是真的，因為，自那以後，我就有了模倣一下的欲望。時光如矢，我不斷地搜求題材，不斷地模倣，但總做不成功，而歲月却偷偷地溜走了。然而，真是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看到三月三十日大公報上的首都風箏比賽紀，就忽然脫口唸了出來：

萬樂聲中一點哀！

以下說明我這句作品底『現實底真實性』。

據紀事，比賽是在『日麗風和』的三月二十八日在鄧府山上舉行的，『鄧府山上風光無限』。褚民誼氏站在山上高處，指揮着全部裁判與參與比賽的人員，一聲令下，各組比賽』，而分組有鱗介、昆蟲、人物、飛禽、走獸、特別、其他等七組之多云。那盛況——

『來參與盛會的觀衆，熙熙攘攘，不下數千人，有龍鍾的老人，有襁褓

的赤子，有顯官達宦，也有鄉村裏檢柴的幼童，男女老幼，五色十光，把偌大的一座鄧府山，平添不少的春意。城外的農夫，也趁閒起來，做一十年不遇的臨時生意。在半山腰間，雜錯擺着數十個賣吃食的担子。三三兩兩的摩登少女，也坐在一根扁担穿上兩條木腿的臨時長凳上，很愜意的吃着湯麵。地上的青草，已經發出黃芽；山腰的弱柳，也生出淡綠色的嫩葉。陽光照到山前的小溪，可以看見水底銜尾的游魚，三三五五，往來翕忽。點綴上天空飄蕩着的紙鳶，山上山下的紅男綠女，真是一幅天然的江南春色圖。」

這個可以算得『萬民同樂』的氣象，就使我『靈感』出了四個字：『萬樂聲中』。那麼，下面三個字『一點哀』又是什麼呢？依然照抄如下——

『在山頭的一個角落裏，有四五個流落到江南的北方異客，舞拳弄棒，粗刀練槍的打着『把式』。一套一套的要來耍去，四周圍得密密層層。等到收錢的時光，觀衆們却多不約而同的一闌而散。那個練拳的北方老者，一邊

擦着額角與鬚鬚邊上的熱汗，一邊彎腰來拾地上的銅板，收進來，數了數，總共不過三十幾個銅子。他喘吁吁的歎了口氣，『咳！還不夠一個人的午飯。』記者爲惻隱心的驅使，給了他一角輔幣。這可憐的老者，連他的同伴，一齊都向記者打恭作揖，稱謝不置。他說出他們流落到江南的遭遇，使記者不忍卒聞，原來他們可愛的家鄉，已經毀滅在敵人的炮火之下。所逃出來的，不過僅僅是幾條活命罷了。』

據說模倣的作品不算好的作品，而『萬樂聲中一點哀』和『萬綠叢中一點紅』又大有『差不多』的嫌疑。但既已創作出來了，姑存之以待炯之先生所封定的大批評家劉西渭先生叱正罷。

四月二十六日。

五、蒼蠅的故事

須 旅

凡戰士，在生前，是總憎惡蒼蠅的。但是蒼蠅拿他沒有法子辦。這因為他不但屹立不動如磐石，手裏還有青鋒無敵劍，只一幌，蒼蠅就得屎滾尿流，向糞缸邊跌得直踉蹌。怨艾或許是有的吧，却連噙噙也不敢。

這不敢一直要到戰士的死亡。當戰士把戰鬥的血液，全部注給了新生之羣，爲死亡拜訪而倒下時，他就只剩一個軀殼了。於是嚇倒了的蒼蠅就轟的一聲飛起：要復仇。它們聚到那死屍的身上，用最臭最臭的糞塗上去。糞，是無論塗到那裏總會立刻長出蛆蟲的。於是蒼蠅就舔舔它們的臭嘴巴，揚聲道：「瞧啊——戰士身上出着蛆蟲呢！」它們從此放胆地噙噙——皆大歡喜。

復仇勝利了。——這自然也沒有法子：凡蒼蠅的復仇，是總要在這樣的場

合，才能得到片刻的勝利的。

但這樣的蒼蠅，實際上也還很可欽佩，因為「有仇不報非丈夫」，究竟不失爲男子漢。這事情一到女文學家（蒼蠅之中自然有女性，因此自然也有女文學家）身上，可就另是一番景象了。

她沒有仇：因爲戰士生前連白眼都沒給她一個。但是她的噲噲比任何蒼蠅都熱鬧。這是爲的什麼呢？難道因爲她的聲帶特別好，一有機會，就噲噲得忘了形麼？不是。雖然說出來不大好聽，但原因是有一個的，那是因爲她淫賣的主顧的主顧曾在戰士的劍光下踉蹌，磕掉過一棵吃屎的「蠅牙」，所以她非出力不可了。她一個勁兒爬住了死屍，把肉挖下來，塗上她早已養活了的蛆蟲，綴成一片斑斑剝剝的大文章，要人看。傳觀過了的蒼蠅們，自然是無不啞嘴叫好的了，但她却還不滿足，要開展覽會。原來她因爲沒有作品，久矣夫不在「文壇」了，而現在則正到了重振文名的時機。於是她到處向蒼蠅頭目（它們往往是兼任編輯

的)吊膀子，說道：『求求你給我發表吧』。她碰到了一個潔身自好者的釘子，但其餘的編輯是大都接受了，因為覺得是『誠實的批評』。於是發表了出來，這裏一篇，那裏一篇。

噲噲噲噲……

她勝利了，亞門！從此男蒼蠅們會把她捧為心肝，青年蒼蠅文學家們也會把她供為蒼蠅「文壇」的女將的吧。但看看蒼蠅以外的戰士之羣，却大抵無言，不知道這是無言的喝采呢，還是無言的輕蔑？

我說下這個小故事，太噁舌了。

四月二日，北平，清華園。

六、「文人相重」！

楊生

記得前年的年尾有一位大文豪爲一九三五年的中國文壇結賬，據他說：完全沒什麼成績。爲什麼那樣呢？他說是某人連做了七篇「論文人相輕」的原故。文人都「相輕」去了，所以文壇毫無收穫。

這說法不是無所本的：在結賬之前對「輕個不完」的現象，以憐憫之心，作筆伐的急先鋒者有一個叫做炯之的先生。曾撫些不實的論據，仗義執言，最後是慨嘆「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帳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最近聽說有人提出「文人相重」的口號了，這當然要算好現象，蓋文人都「相輕」去了文壇一無所獲之說果確，那麼，今年文人都「相重」起來，則年底苟又有人出來結總帳，必定大有所獲的。

其實據我看：「文人相重」的口號雖是新上市，而實際却是行之有年。相

反，「文人相輕」之語雖爲古物，而貨真價實的「相輕」並不多見。有之，贗鼎而已。筆者五年前也曾作過一篇「文人相輕論」，大意是說：「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文人並不真有，因不易見到彼此有什麼「長」，或者不能以至不願看到別人底長，所以除「以短輕短」外，有的是「單輕」和「相親」。當時爲這「單輕」與「相親」很費了一番說明（實行時手法甚簡單，下自明），原文已失，現借用作了七篇論文人相輕的罪人隼先生的話來解釋罷：「……那些高談闊論，不過是契科夫（A. Chekhov）所指出的登了不識羞的頂巔，傲視着一切，被輕者是無福和他們比較的，更從什麼地方「相」起？現在謂之「相」，其實是給他們一揚。靠了這一「相」也是「文人」了。」這就叫「單輕」！

「相親」容易明白，與相重之意差不多，只不過那時相親的文人，並不及今日的堂皇，而是一副怪可憐的臉相，其情景與廟會時空場上玩把戲的山東大漢用雙刀直刺口中，大呼「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相似。不過到底是文人，來得

「雅」些而已。彼此遇見了，「打拱作揖，讓坐獻茶，連稱久仰久仰」，「相重」一通，再進就可以「相親」起來了。

不過這又是舊話了，今日之「相重」必有所異於往日。前此之「重」，雖也是「相」，畢竟是私行其是，爲效不宏，何況有時難免不有「具着兩張面孔的人」，「翻手爲雲覆爲雨」，利之所在，難言交道呢？故今者求「集體」作法，聚有志「相重」之「君子」於一堂，互明相重之術，共立相重之誓，只要以前或今日確只有一張相重的面孔的人，就應文無長短，兼收並蓄。就是文字「短」一點，但靠了這「重」而且「相」，也就「長」了。今年文壇還再能一無所獲嗎？我國文藝復興是指顧問事。

三月二十六日，東京，小青莊。

● 散文 ●

殤
音

一
夕
話

曹
白

李
霽
野

殤音

曹白

——憶揚澹生

KI 給我來信，說，澹生在去年春天患了腸室扶斯，投藥終不見效，死在他的故鄉了，並且告訴我，這消息是轉輾得來的，頗不容易；臨末是感喟，字裏行間，充滿了對於亡友的哀戚。

我也立刻震動了。我們雖則都是年青人，但近幾年來，却常常聽到同輩朋友的明明暗暗的死。澹生雖是死於病菌，然而惟其如此，我對於他的死，更感到了

一種難言的寂寞和悲涼。

澹生是在C湖藝校時的同學，比我高兩班。在一個專科以上的學校裏，高班生對於低班生，總是氣昂昂的，只同鄉和女的是例外。我天生是男子，在高班裏的我的貴同鄉又大抵是學校當局的「弄臣」或「太監」，氣燄萬丈，我迴避尙恐不及，那敢「領教」！「道不同，不相爲謀」，同我攪在一起的，就只有幾個外省人，而且大抵在本級裏。所以我和澹生的漸次的接近是頗有了一番周折的。

似乎是我考入學校的第二學期的某一個早晨，是秋天，我還是選科生，很早的從自己的寄寓處上學去。走到Q山的林邊時，路旁有一個在寫生的青年。身穿長衫，頭戴兵帽，一望而知是我們的「高班生」。他將西面一帶的景色用心地細細地畫着。這畫，在我看來，已大可以結束，攔筆，宣布告成了的。但他卻謹慎地強調着畫面上的秋晨的清麗，把天空的淡漠繪成薄靄的雲彩了。我第一次看見這天空的創造，就站在他的旁邊，出奇地看着。

他忽而側過頭來，眼珠完全發白，強笑着似地對我說：

「怎麼？這畫？請你批評……」

看見了他的白眼珠，自己頓時就寒顫了一下，而且這出意的「歉遜」使我愕然了。我只得連忙訕訕地說：

「那裏……不敢！」

說完，撥轉身就走。一面懷疑他的白着眼珠的「不恥下問」的「歉遜」一定是諷刺。於是立刻結論道：「這傢伙很可惡！」

後來我由選科改做正科，可以住入學校的宿舍了。從此就在校園裏或過道中常常遇見這「可惡」的他。當然是彼此不睬，或者在途中相讓着走過。不過我這才分明的曉得，他的眼是「鬪尖」的，難怪看起人來眼珠白得會使對方「冷水澆」。那一次，或者是自己的「神經過敏」，誤解了他罷？

「九一八」事變爆發，學校裏成立了所謂救國會。這救國會並不統一，記得

爲了通過某一條會章引起了極大的論爭。「弄臣」「太監」們，和別的一部分同學顯然形成了兩大對壘，會場裏鬧成一團糟。至於說話很少，而每一發言就痛刺「弄臣」「太監」們的，就是他。

「那映着門尖眼說話的，是誰呀？」我不免問別人。

「楊澹生！」

我這才知道他叫楊澹生。但此後的每一遇見，仍然相讓着走過去，我還一面低了頭。

救國會剛成立，校裏忽然起了「謠言」，說：救國會是被「一八藝社」操縱的。「一八藝社」在學校裏，歷來就是被視爲「異教徒」的。而且，「謠言」即事實，救國會固然改組，牠的主席即「一八藝社」的主持人，立刻就被學校撤退了學籍，其餘的幾個執行委員，各記大過二次和小過二次。——再犯一次小過，當然馬上可以除名，如其「偶一不慎」，竟犯大過一次呢，那還要倒欠學校兩次

小過的。澹生似乎負有這樣的運命。因為其時我還沒有同他招呼，更談不到熟識，記不確切了。

同班裏，我們有幾個人要刻木刻，但苦於缺乏參考和指導，有人就這樣提議說：

「找楊澹生去！」

「O??好吧！」我在肚子裏叫着，跟着他們去了。一走進他的房間，就看見了他在Q山邊畫的那張風景畫掛在壁上，分外的熟識：天空和山坡，樹林和房屋，都靜穆在秋天的晨色中，醒目而深邃，分明而含蓄……。

「好！請坐請坐！」

「不必客氣！」我說。

這算是我倆正式的第一次的招呼，而且這才知道了他是「一八藝社」中的佼

俊者。座旁就釘有木刻，一如他的油繪的風景，刀觸不亂，畫面是十分清麗的。他不大笑，但健談，一口南昌音，初聽的時候很難懂。我對他談起那天早晨的事來，他又睜白了眼珠，笑着對我說：

「請你批評，真的。那時你爲什麼客氣呢？」

我說不出什麼話，笑了笑走了。從此我們就來往了起來。

濟生家境不大好，學費的大部分是靠本省教育機關裏的津貼。父親十分嚴厲，據他自己告訴我，要是他不是家裏的獨生子，他的父親早已宣布和他脫離關係了。但我却神往於他所談的他故鄉的那些神祕的戰爭，他講的時候，使聽的人感到似乎在屋邊的Q山巔的林梢上湧起了一團團的烟雲。

離開畢業只贖一學期，他終於不能倖免，同另外三個人放假時被開除了。他們都是「一八藝社」在學校裏僅贖的社員。但他們平日的成就，是誰都知道的。

當時很熱鬧了一通，呼籲的呼籲，援救的援救，結果也還是一無辦法：校律尊嚴，成命是不能收回的。

假期裏他流浪在C湖，父親寫信來大罵。

由於幾個教師的幫忙，P京藝校准他插最後一學期的班。他於是乎上P京。臨別的時候對我叮囑道：

「要當心!!」

可是到了P京的他，滿腹牢騷，這也不如意，那也不如意，如：教師一禮拜來一次，其實，自己的比他好啦，教室像戲院，一天到晚小東人小東人啦，石膏模型的眼睛都塗黑了，身上也被塌滿彩色，弄成了廟裏的菩薩啦，「獵神」失去了鋼叉，「奴隸」沒有了頭顱啦，等等。給我的信總是細細地寫了兩三頁，字像蚊子一般大。所寫的又大抵是些瘋話或蠢話。此外，他是學生，但常論教育家，他是學畫的，但愛談時事。當他聽到了我的母親硬挺挺地死了的時候，來信說：

「世界是一檯吃人的筵席，你的母親被吃去了，別的許許多多的母親，也會被吃去的。」

「他將不會再畫清麗的秋晨了罷？」我想。

果然，他在P京寄來的木刻，沒有從前的清麗了。然而沈着、謹嚴。這是可喜的，我還寫信去稱讚。他在P京很努力，常用「楊堤」的筆名發表他的木刻，還開展覽會。可是在我的箱篋裏，他的作品連一張都沒有了，現在。

澹生在P京總算挨到了畢業。「畢業卽失業」，這回，他是流浪在P京，我也遭了捕。

我不想說出我被捕的原因來。總之，古今的聖賢，歷來就告誡百姓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我們是「自召」「禍祟」的人，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只是，我至今還感到稽稽而且悲哀的是澹生給我所有的信，全部落在探子之類的手裏，去作爲我的犯罪的證據了。因此，我在鐵窗的黯影下，便常常想起善良的

澹生來，他在P京不知如何生活的？

出獄之後，我曾各處探聽過澹生的下落。那些回答真紛紜：有的說在N京，有的說仍在P京，有的說他回到老家南昌去了。「莫衷一是」。探聽既然這樣的飄忽忽，起初還感到悵悵，但日子一久，我到底把他忘記了。

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看看字跡，似乎很熟，但一時又似乎記不起是誰。拆開一看，原來是澹生的。——

「老曹：

「我在C₁那裏，得到了你出獄的消息。你想，我的心情該是投在怎樣的一種激動的狀態中了。但拿起筆來，我真不知道寫些什麼好：似乎要寫的很多，又似乎一點也沒有。前年我在S市停留到年底，就被我底父親來抓回南昌去了。接着一種最嚴重的壓迫之下，和一個紳士底女兒結了婚。這是我一生中最大最大

的不幸，我所受的打擊，可以使我短壽五年的。去年五月間，我極力設法跑到N京去。但在七月底，又北上了。因為N京方面，職業無望，生活程度又高，待不下去。不如P京有不化錢的會館可住，比較易於苟安下去也。在會館裏靠着當東西所得的塊把或幾毛錢來買白菜和米，過着自炊生活。一無辦法。直到十一月初，才從報紙上得到一個機會，考取了一個國家機關裏的繪圖員。月薪三十塊。工作是一天到晚伏在顯微鏡上，用鉛筆作最精細的植物標本的描繪。就這樣，一直到現在了。在現在，要想抽點時間作作畫，刻幅木刻，寫些速寫，那就只有在夢境裏。

「Ch已失業，你該知道了？他此刻正在作一張標本圖，由我拿去給我底上司，請求允許Ch共幹我底職務，即每人每週幹三天，或每人每日各幹半天，各得洋十五元。未知上司可肯答應呢？」

「說起來，使我又內疚、又慚愧、又憎恨！我底幾封信，竟被看作『禍水』，

我真非常自責我底粗心和任性。但現在還有什麼可說呢？現在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正月初，我生了一場病，躺在醫院裏兩禮拜，化了二十多元。真他媽倒霉！把幾個血汗換來的錢，硬要我冤裏冤枉的化了才收場。」

「現實的黑塊，在這樣的社會，在這樣的人間，給予我們的過於重壓了。三四年來，我就弄成這麼一付疲憊不堪的模樣，確比先前陰鬱得多了。但我們總要銘記，時時刻刻；而且前面也未必不是沒有光明的，只要我們敢於踏上去。你要保重你的身體，我們都是青年呢！」

「夏天，我決心回南昌。經過S時，我一定來看你。你等着罷。」

澹·三月二十四·

讀完了他的信，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氣。眼前立着一個身心交疲的青年，宛如一棵孤竹，在狂風裏彎下了牠的身肢。雖然他還想站直，但那叫喊不是比哀訴還

低嗎？

我連忙回了信。但他此後就沒再給我寫過一個字。我的生活也被職業所割裂，日漸疏懶，也並未給他第二封。於是兩邊的音訊從此斷絕。到夏天，我也沒有盼望他的來，而他也並沒有來。

不料他終於死去了。

死者還留給我的，就是上面這封兩年前的唯一的信。以前給我的許多封，那些澹生用心細細地寫來的信件，是鎖在偵探的「密囊」，還是壓在法院的神聖的檔案裏了呢？我不知道。我所確切地知道的是澹生，他已靜靜地長眠在土裏，永遠取不回那些先前給我的信了……

三·二八。

一夕談

李霽野

在薄暮的微光下面，麗莎的微微笑着的臉上罩着一層淺淺的憂傷的輕影。我們低聲談一兩句話，便又沉默下去了；我另換一個題目，也沒有什麼結果。雖然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這樣的心情却深爲我所了解，而且我覺得在這樣時候，我還是保守一時沉默的好。我們默默相對喝了一會茶，漸漸我看見她眼裏彷彿閃着一點淚光，我知道快要到她傾吐心懷的時候了。我只看着她的眼，不久她就輕輕聲說道：

『我總忘不了我說過一句話，很對你不住。』

這是我怎樣也沒有料想到的，我不禁愕然了。隨着她就加以解釋，並且說：『這每每在我很快樂的時候使我感到不安。從這不安我又往往向遠處想……』

：』

『遠處想？』

『是的；你可不要驚異，也不要笑。……』

她莊重的又沉默起來了。我想這恐怕是什麼女孩子所常有的一點不合理的想頭罷，就半莊諧的說：

『不驚異是可以遵命的，不笑可辦不到。』

『說正經呢，我自己這樣想時，也難免有時要笑自己的，所以我希望我說了你不要笑我。這想頭糾纏着我不安，我也擺脫不了；一向都很朦朧不清楚，近來却變成不僅只是一種渺茫的感覺了。』

麗莎停住話，啜了一口茶，我即使有笑，也要給她那認真的神氣悶死了。我只用了詢問的眼色使她繼續說她要說的話。

『你知道的，弟弟和他的新夫人一塊到貴州去了，在要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船出了險，兩個人幾乎淹死在長江裏了。」

這險遇很使我驚異，但是我却看不出可以憂傷的理由，因為這事情早已過去，他們已經平平安安的到了地方了。但是我遵命沒有表示什麼驚異，聽她繼續說下去：

「唉，俗語說得對：生死相隔只有一線！死既不擇人，也不擇時，也不擇地。」

「但是死也並不着着勝利，對於他們，他就不會得手，」我以為她所懷的只是這件事所引起的一點憂思，所以想從這方面慰安她。「死也是人類的一大恩人：因為他威嚇，大夫們纔有了喫不完的糧食；待到我們有了點年歲，親人和朋友都沒有了的時候，他却一定可靠，並不此親彼薄——有幾個人能像他這樣忠實？自然，他也有惡作劇，甚至存心欺騙的時候，例如抱走了心愛的嬰孩，奪去了乳嬰的母親，分開了親密密的情人；但是，這一點點的靠不住算不了什麼，若

是我們看一看人間世……」

「得了，得了，你說得很有道理；不過我所想的就是這點無常，這點偶然，這點惡作劇。我可不是爲自己這樣想；死雖然頑皮，我想現在還不敢開我玩笑。可是一別樣想，也就是我說過的往遠處想……」說到這裏時，麗莎的眼睛憂傷的
看着我。

「原來這樣的！派我領這份恩誼，我可不敢承情。」我想用玩笑話打開她的憂鬱。「就憑了剛纔我爲他說的一番好話，死亡也要對我留點面子。」

麗莎勉強笑了一笑，我看她的憂傷絲毫沒有減却。過了些時，她纔又低聲說道：

「弟弟他們走後，父親常常向我們說，很後悔以前對於他的言詞有過嚴的地方，一想起便很難過。經了險以後父親更其有那樣的感覺了。雖然他很欣喜弟弟們沒有出事，他的心總因此常常憂鬱，覺得有對不住弟弟處似的。其實在我們看

來也不能再好了。父親又向母親說，以後絕不再因為點小事起口角；又說對於二弟弟也不願管束過嚴了。談起二弟弟又將遠行，父親很是傷感，覺得一不見，恐怕心上又要添一番心事。我們看見父親顯然有一種改變，就是從嚴變成慈了。」

我望着麗莎的眼，明亮的閃着淚，面頰也更為紅潤了。

『這點經歷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心裏一種渺渺茫茫的不安，這時我纔恍然明白了。我總記得我說過一句對不住你的話；我想萬一我們要遠別、長別、或甚至——永別！……』

『麗莎！』我只能喊出她的名字，說不出別的什麼話。她的美麗的心像一個星座一樣在我眼前閃耀。

『你可肯原諒我？』她抬起臉來看着我問。

我吻她，緊緊的握着她的手。『我早已忘懷，你也莫要自苦了。』

麗莎微笑了——是雨過天晴的微笑。

這以後，我們的談話流暢的繼續下去了。麗莎低着頭先說話：

「今年暑假，你知道，母親大病了一次。母親被送到醫院以後，家裏只剩下年小的弟妹，屋裏顯得連燈都沒有光了。夜裏我去陪伴母親，據大夫說，那是最危險的一夜。我想只有用虔誠的心，繫留着我們的慈母。我不敢向最壞處想，但是我略一閉眼便要看到可怕的事：父親的無可慰安的臉，弟妹們哭哭涕涕的容顏。這時候對於母親平日的勤勞，心裏不知感到怎樣的難過，自恨不會多多分擔一部。母親的平常不必要的小煩惱，我們無意間引起來的，這時都成爲不可原諒的罪過一樣緊壓着我的心，我真覺得無地容身了。我深深覺得我們沒有愛夠母親，很怕我們將來沒有機會了。」

說到這裏時，麗莎抬起臉，微笑了。

「這樣過了幾天，母親幸而有了轉機了。你想我多高興！待到母親病好回家

時，連年歲最小、還不甚懂事的小弟弟，也牽着她的衣襟亂跳着嬉笑，彷彿他也知道我們逃出了怎樣大的不幸。我們笑作一團，不能再快活了！在心緒稍定的時候，我渺茫的有對不住你的感覺，因為我記起以前的一點事。……」

憂傷雖然離開了麗莎的臉，却潛進了我的心裏了：這段話引起了我對於自己母親的懷想。小時我除了耍牌，沒有一點引母親不歡喜的嗜好，我常常覺得對不住母親的，也都是和這種壞習慣有關的小事體。記得有一兩次因為不聽母親的勸止，過了應該睡覺的時候，很傷了母親的心；事後悔恨了默然的坐在母親身旁時，母親却極力安慰我。母親逝後，我彷彿覺得有許多可以做了使母親喜悅的事，我都沒有做到。幾次夢見母親，我都抱着她哭醒來。母親病前跌過一交，頭部碰到石上所留的血痕，經久遇雨還殷紅着，我一想到心裏便發軟。這一切從我的心上閃過，我覺得我「沒有愛夠母親」，現在後悔沒有機會了。

記得談起祖母時，母親說過，在世時不覺怎樣，死後却常常想念起來了。這

時候我纔了解這話是何等真確。

從這我也記起來，小時候有一次二弟弟觸犯了我，我在街上足足追了他半個鐘頭，——幸而終於追他不上，減少了許多現在回想起來我心裏要難免的後悔。然而有兩次，在他犯了別樣的過錯時，我在原諒他之後常常覺得自己太苛刻，想到小時的那一點事體而流了淚。

還有我不能忘記的，是我對於四弟弟的一次過失。說起來也可笑，這完全是爲了顧全做哥哥的虛面子，雖然在當時也似乎頗有其他堂皇的理由。暑假中在北平住着的時候，我聽說他天天只是嬉戲，朋友們談起來，也有人說我太過於放任了。於是拿足了哥哥的架子，填滿了法官的莊嚴，將化了裝的虛面子認作良心上的責任，我將他好好的教訓了一番。他恭恭敬敬的聽着，沒有做一聲，我想這一回我可有了哥哥的聲威了。

當晚是非常好的月夜，被一對新婚的朋友所邀，我到北海划船去了。隨談隨

笑，我們的船在湖心緩緩的動着。遠遠的有更爲歡快的笑聲，一隻船很快的向湖心划來，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我們便停槳凝視。不久船到跟前了，裏面却坐的是我那位弟弟和他的一位小朋友！

這真是天翻地覆似的大驚駭，立刻使我變成比白天要「地道」百倍，認真百倍的角色了。我當時厲聲厲色的一番教訓，自己是以爲頗有「天地之正氣」的；所發生的效果也確有可觀：弟弟和他的朋友都無聲無笑了。我覺得我盡了一件了不起的大責任，親眼見到的那一對朋友一定大大佩服了罷。

但風吹得略一清醒，我立刻就看出在責任心的一層薄膜下面，虛面子在向我做鬼臉。

這以後，我就不再有遠播聲威的意思了。

過了約半年，弟弟失蹤了一禮拜，好容易纔知道是被人「請去代爲管訓」去了；因爲不相信了自己，對這好意我迄今並沒有感報，使我每以忘人美德爲惜。

經過了這一番管訓之後，弟弟大病了一次，這管訓的責任幾乎輪轉到一隻更爲無情的鐵手裏面。這時我多次覺得對不起弟弟，即使向虛面子上打了嘴巴，也還以爲彌補不了那一次的過失。

兩三個月前，三弟弟憑了自己的經驗，在來信裏說到四弟弟這時期未必肯用功，勸我要嚴一點，甚至「給他點顏色看」。適逢四弟弟前來，我就將這封信給他看了；待他看完，我們彼此笑了笑。我沒有說什麼話，只默想三四年前的那點顏色，怕他還沒有完全忘却罷。這對於我是很有教訓的經驗，所以在覆三弟弟的信中，我告訴他這一次我只借用了他的紅臉。

麗莎定睛看着我，彷彿看出了我心裏的經過。「爲了我的話，引起了什麼不快活的聯想了嗎？」她溫存的問我。「莫要這樣，」過一下她加上說。

輕輕的提了一兩句我的所感安了她的心，我就問她道：「你還記得六七年
前我教給你們的那篇 Mary Ann Lamb 所作的『The Sailor uncle』嗎？我記

得，我會將我所歡喜的那篇末的一段，反覆爲你們讀了好幾次。」

「大意是還記得的。」

「那你該記得裏面有這樣幾句話：「我們的親愛的朋友和我們在一塊的時候，我們只享受和他們相處的歡樂，並不怎樣思想或考量我們所享有的幸福，也不仔細較量我們日常的行動——我們的心情和愛也罷，不滿也罷，總任意的向他們傾吐；若有什麼小小的口角影響了我們的友誼，在我們的脾氣好些的時候，這只足以使我們彼此更爲親熱罷了。但是愛的對象一旦永遠消失，這些事情在我們的心上却就成了悲痛的過錯。……對於你所愛的人們盡量的和愛；而且要記住，你失去了他們的時候，你絕不會以爲你的和愛到了適當的程度。……」」

麗莎微笑着頻頻的點首。

我酌滿酒杯，彼此暢飲了一杯好酒，——我們所要的菜肴已經擺在面前了。

書評：

「煙苗季」和「在白森鎮」

茅盾

關於「思想方法論」

冬青

「煙苗季」和「在白森鎮」

煙苗季，周文作，文化生活社出版，五角。

在白森鎮，周文作，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二角五分。

茅盾

煙苗季是十四五萬字的長篇，在白森鎮是約七萬字的中篇，煙苗季驅使着衆多的人物，展開了巨大的場面，而在白森鎮則主要人物不過三個，故事的情節也簡單；煙苗季的主人公們是武人，而在白森鎮的主人公們是文官；但這兩本小說却是互相補充的。我們同時讀了牠倆以後，有一個結論是無論如何會得出來的：在中國這個最大最富庶也最黑暗的邊省裏，封建軍閥們——大的和小的，曾經怎

樣把廣大的幅員割裂成碎片，而且在每一最小的行政單位（例如白森鎮）內也成爲各派軍閥暗鬪的場所。昔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歐洲曾經到處是邊疆；煙苗季和在白森鎮所取爲背景的十年前的四川，便也是一縣之內有無數敵國，一年之內要換好多次「主人」的。

軍閥們所爭者，自然是地盤；要保守既得的地盤不能不有武力，而且不能不時時擴充武力；擴充武力以後就不能不開拓地盤以取得更多的給養，於是敵國似的軍閥間，就要發生戰事了；擴充武力先須有錢買槍，財源的大宗却是土（雅片），爲這土，發生了各軍閥間的戰爭，也發生了一個防區內各存異心打算自謀發展的人們間的暗鬥，結果也得打過明白。煙苗季就是用了藝術的形象將這一切展示給我們的。在煙苗季中，我們看見了以旅司令部爲中心的旅長與參謀長間的暗鬥，旅長的親信和參謀長的黨羽間的鬥爭，而所謂「禁煙委員」這肥差成爲暗鬥表面化的動力，然而在白森鎮却又告訴我們，勢力的對立不但在什麼旅司令部

內，或什麼「禁煙委員」的派任，卽在一個不重要的縣裏，軍閥們對立的觸角也不會放過；讀了煙苗季以後最好再讀在白森鎮來補充，然後對於這個「天下未亂蜀先亂」的古怪地方的面目能夠有近乎全盤的認識。

作者告訴我們，這兩本小說寫的都是「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的北洋軍閥時代」，——「卽中華民國十五年以前的時代和人物，且是邊荒一隅的人物，對於目前究竟有着怎樣的意義，自然是很難說的。」（煙苗季後記）三個月以後寫了在白森鎮，作者在後記裏又說：「這裏面所創造的一些人物（指煙苗季和在白森鎮兩書裏的人物。——筆者），據在我十年前的經驗的提示，是曾經有過的；自那時以後，似乎也不見得已經沒有。那末，畫它下來，保存一點歷史的真實，想來並非全無意義。」其實，以我看來，像煙苗季和在白森鎮所寫的那種醜惡，亦何嘗只限於那「邊荒一隅」，不過是形式略有變換而已；至於那樣的一人物」既然是封建社會的道地產物，則希冀其沒有，十年的時間似乎也太短，更何況十年

的時間所加於這社會本質上的改變只是零呢！我相信那樣的人物現在尙未成爲「歷史的」，不過換過一件外套罷了。

讓我們再回到這兩本小說的本身罷。

煙苗季裏那位旅長，在「撥土重來」奪回了他的「防區」以後，就發揮他的軍閥的本能：一面剝削老百姓，剋扣軍餉，買田地，並且用商人出名來開設商鋪專門承辦旅部的「庶務」，另一方面也買槍，打算成立一個補充團。然而「司令官」方面，表面上承認了「既成事實」，暗地裏却在提防這位戰勝的旅長養成了實力以致尾大不掉；旅長的參謀長就是司令官的人，旅長手下有一個團長是參謀長的黨羽，有兩個能戰的連長是參謀長的學生，這些是參謀長的實力，却是近在肘腋，而旅長親信的另外兩團人却駐防在外縣，旅長身邊的親信隊伍並不比參謀長的「實力」強些，——或者還不如呢！

司令官的「政策」是減削旅長的實力，扶植他自己的勢力，運用一些有個人

野心的人，如參謀長之流，做工具。司令官派了一個祕書到旅長身邊來，這祕書就是一切陰謀的策劃者。參謀長和旅長的敵人「江防軍」有勾結，又有旅長的上司——所謂「司令官」的撐腰，除了兩連人的實力又在旅部裏滿佈着爪牙（兩個參謀和一個能說洋話的軍醫官），甚至在旅長公館裏也有參謀長的腹心在當馬弁，刺探旅長的舉動。

然而這一切，旅長似乎都不大注意；他並不是沒有「情報」，他的私人（軍需官）通過了他的實在是姨太太的太太時常給他「忠告」。不過旅長自命堂堂男子，不大肯聽婦人的話，雖然他對於參謀長早有戒心的。

故事的開場在「煙苗季」到臨而所謂「禁煙委員」快要發表。參謀長要把「禁煙委員」這肥差位置他的私人，這就和也在覬覦此缺的旅長的私人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而旅長的私人爲了「自衛」，就加緊的刺探參謀長的陰謀，加以暴露。爲的要使旅長下決心，軍需官他們又使用了不光明的手腕，終於旅長只好騎

上虎背了，他在公館裏對副官長下命令：「你此刻馬上去全城給我戒嚴！」同時派一連人到參謀公館去把所有的人抓來！」旅長下命令的時候，當然參謀長那面也在積極準備，一場廝殺大概難免，不過這是在煙苗季的故事以外了。

煙苗季裏多數人物是有生命的。但被充分發展了的性格，却是那位旅長。他能打仗，「在最前綫督戰，……穿着兵衣服，提着手提機關槍，帶領着十幾個弁兵」，把敵方的也在最前綫督戰，一手提着大刀一手拿着手槍的旅長打敗得衷心佩服（頁二一二）。可是他怎樣治軍呢？他進營門時，有一個小兵因為出其不意見旅長來了趕快跑開忽然跌了一交，於是旅長鉄青着一張臉咆哮起來，給了那小兵二個嘴巴；小兵忍痛立正，一隻黃蜂刺他的鼻樑，他還是緊緊咬住牙齒，仍然腰背筆挺的立正，兩手垂在屁股邊不動。旅長忽然轉怒爲喜，立即召集全連士兵訓話，指着那被打的兵說：「我剛才打了的，是我們全軍中的模範兵！……他在挨打的時候，連臉都不動一下。隨着一個蜂子飛來在他鼻子上刺了好一會，刺起

了一個疤，他連眼睛都不閃一閃，連淚水都沒有，他的立正姿式還是一點也沒有改變。這種精神，是值得嘉許的，這是我們軍人的模範。所以我要立刻提升他當班長！」（頁二二〇）他不是個有權術的人，實在倒在性情粗暴爽快一流，但他沒有主意，常常動搖不定，他理性地想要不為包圍他的私人們（太太也在內）的挑撥所動，竭力想緩和他和參謀長他們的暗鬥，但他終於被軍需官的小小把戲所瞞過，把參謀長的本家而充當他的貼身馬弁的吳剛當作刺客，因此下決心硬幹了。他在打仗時能親臨前綫衝鋒，奪回了地盤後亟亟於擴充武力，然而他在和太鬧架後日夜獨居，忽又記起在外省的家鄉來了，「那曾經少年時候住過的家：：靠着山腳邊，一條潺潺流水的小河，河彎處一叢森森的樹林」，他總覺得「像恆豐祥老板他們那種生活是舒服的，在鵝毛山腳有一間依山傍水的瓦屋，而且有三個兒子……」（頁一四四），他認識「權力」的重要，他崇拜「權力」，但他不但靜夜時企慕着「恆豐祥老板他們那種生活」，而且當司令官來了電話給他下

不去，他感到事情棘手時，他當真要辭旅長不幹了。直到軍需官的小把戲（調吳剛爲刺客）證明了他一解職連性命都有危險，這才他決定了主意。

煙苗季裏的旅長是一個典型性格。

參謀長的性格和旅長正相反，是陰險一流，富於權變，也許是因爲這一個對照罷，作者的同情似乎還在旅長那邊，雖然對於旅長那樣的人，作者的根本態度是否定的。

在白森鎮有喜劇的情調，寫的是正縣長和分縣長的爭鬥。「別的縣份都只是一個獨立的自由的縣長，而我這一縣偏有這麼一個令人掣肘的分縣長！」——一縣的地盤有人來「分」，無怪正縣長一定要想法解決。但分縣長不是沒有來歷的，他是軍部的參謀長的親戚，因此雖屬王師長心腹祕書的正縣長也暫時只好忍受。

然而機會終於來了。軍部派來的一個服務員（政治軍事學校的畢業生，所以也就是軍長的學生），縣長以爲是來偵察自己的，却原來是個「很容易利用」的

「孩子」，這位年青的服務員自居爲「純潔的青年」，當然是世故不深，常常張着幻夢似的眼睛，背誦他那幾本政治講義上的「洋八股」，空想着怎樣建設，把荒村變成工業的都市。正縣長的陰謀是早已佈好了的，於是用那個服務員做了工具，由他的手，將分縣長的通匪殃民的劣跡（這都是事實，然而正縣長巧妙地製造出證據加以坐實），報告了軍長。

分縣長固然撤職調回去了，遺缺却由正縣長暫時代理，正縣長知道和分縣長辦移交是一件麻煩事，就將這根濕木梢放在服務員肩上，並且私下訂明了薪水對分。這位服務員欣然上任，在辦移交時被分縣長十足愚弄又加以挑撥。於是想在小小的白森鎮上大展抱負的夢破碎了，青年的服務員感到前途茫茫。

這樣的三個人物中間，年青的服務員是一個典型性格。這人表面上似乎是個熱心做事的沒有經驗的空想者，但本質上的卑性、愛錢、虛偽、崇拜權勢、乃至無恥，都被作者不容情地輕輕揭露出來了。他在書中故事內雖然確是不懂官場訣

竅，有點傻氣，然而他一定能夠很快地學會了做官法門，正像他學會了政治講義上的「洋八股」一樣；而且正惟他比那個正縣長和分縣長都「新式」些，他知道有盧梭的人權宣言，會說「首先把一縣劃成許多單位，每一個單位抽出一部份人出來訓練訓練，受一定公民教育，……」會說「不應該用老虎機」，所以他若正式做官時，作惡的能力一定還要大。

在白森鎮中這位服務員的描寫應當真是此種典型性格一個開端。須要有另一篇把牠來充分發展才好。

關於「思想方法論」

思想方法論，艾思奇作，生活書店出版，三角。

冬青

辯證法真難懂！難用！這樣的訴苦話，是近年來時常可以聽到的。它的最主要的緣故，當然是由於辯證法本身實在是個奧妙，高深，複雜的學理；但是一般人沒有把它寫得好懂一點，以及沒有把它緊密地和應用聯繫起來說明，這不能不說也是原因之一。

要是一般訴苦的朋友底不懂，和不會用，並不是因了自己懶，我想，這書是能夠相當的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的。

這書的優點顯著的有四：易懂，不怎樣枯燥，體系完整，以及與當前的實踐有着高度的統一。不過，在這兒，我倒不想闡揚這書的長處，只想把我所看到的，這書底美中不足的地方加以指出，以及把我覺得有點成問題的加以質疑。所以這樣做，簡單點說，是因我覺得這樣做，不管在理論上或在事實上說起來，却不會對我所祝福的東西有什麼害處，對我所恨的更無益處的緣故。

首先得指出的，本書的用語太不考究。含糊，免強的句子很不少。我覺得，爲了行文上的方便，讓那樣的句子留在一本人們該精讀的入門書裏，是不應該的。這，一方面易使讀者誤會，另方面易讓惡意的論敵得到歪曲的根據。

例如在讀理論的一章裏，說到主觀與客觀的相互關係那問題時的話，便是個很好的標本。他說：

『有些崇拜天才的人，以爲人的聰明是完全天生的，這是很大的錯誤。』
在這句話裏，聰明二字的含義是很清楚的。即是說，聰明不是什麼神妙的東西，祇是主體與客觀在某種優良的條件下發生交互作用的一種表現或結果。但接着他說：

這種錯誤是由於『它把人類的主觀（思想、聰明）過份的誇大了。』

在這裏，聰明二字是指的什麼呢？我想細心點的讀者，一定會從它裏面讀出些和這以前說的不很和諧，不很統一的東西來。在這兒，把思想與聰明，放在和

主觀同一意義的位置上使用，可以說，已在某種意味上越出了他自己在前頭對聰明所下的界說的範圍了。在認識論裏，主觀和思想與聰明決不能是個同義語，所以我們可以說，艾先生一個不留意，便已在這兒造成了在某種意味上把人的聰明看作自足地存在於人的頭腦中的東西去了的錯誤。再接下去，他竟說：

「無論怎樣聰明的人，不經過相當的學習，他的聰明決不能發揮出來。」

好了，到了這兒，可能的缺點已變成了現實的缺點。人不經過相當的學習，竟可能是「怎樣聰明的」！學習，在這兒祇不過是使聰明能發揮出來的一種工具或導體了！

自然，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從而說，艾先生是不懂得聰明人的產生過程的。這，祇是由於艾先生行文上的習慣和一時的大意所弄出來的錯誤。不過，這樣的句子是怎樣的要不得，也是很明白的。

第二，本書材料的分配，似乎不很適當。同是必要的，有的很多，有的很

少，有的沒有。

好像絕對與相對那一對立的統一律，在辯證法中本是條有決定作用的法則。看辯證法的歷史，有名的古代哲人，就是在形式邏輯的全盛時代，所以能夠發出那種使它感到動搖，使它感到招架不住的議論，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把握到了事物底相對與絕對的對立統一的性質。可是關於這，本書却一句話都沒有提到。無視這法則所生的壞結果，在本書中也是很明顯地存在着。例如在說明人與動物的分別這問題的語句中，便因為這而弄到充滿了絕對論的氣味。

認識底歷史發展性質的充分敘述，在方法論的闡揚、證明上說來，固然是必要的；可是，在辯證法的學得和運用上說來，這種以省去別的重要的內容來詳盡地敘述它的，費去大半篇幅的說明，却實在有點浪費。這也許是由於作者對新哲學大綱過份推崇所致？——因為『辯證法』『論理學』『認識論』三者底這樣高度統一的闡述，是祇有在新哲學大綱裏才有的。

在我以爲，整個的認識論在本書中儘可分爲：「在認識的發展過程中的幾個階段的形式和內容」，及「研究過程中的幾個步驟」二節，加以簡略的敘述便盡夠。不知艾先生以爲如何？

第三，「辯證法的應用上應注意的幾點」一章裏，我以爲也有待商榷的地方。它在第二點上說，研究時應注意所研究的事物底發展方向。這似是多餘的。難道一個能用辯證法去研究事物的人，在研究時會忘了自己研究的目的的嗎？在「多方面的把握」一段裏，我以爲最好是加上個「歷史的性質或地位的把握」去。即是說爲求事物的更徹底的了解，加個縱的把握在橫的多面的把握上是必要的。在「真理是具體的」一段裏，照理是得更進一步的去告訴運用辯證法的人，不要把辯證法當做無所不能的魔杖，把它亂用到自己不熟習的問題上去。不知艾先生以爲如何？

第四，在人與動物底能力的分別這問題裏，艾先生說：「螞蟻蜜蜂始終只依

靠着它們生來的能力去生活。』『螞蟻蜜蜂的窠巢始終是那樣的窠巢，人的住處却由洞穴到草房，由草房到木造屋，……』這樣的說法，細細的體味一下，似是有點犯了抹殺動物進化可能的嫌疑。這裏面是含有很濃厚的非辯證法的氣味。要是『一切都是發展的』這句話是真理的話，那麼，螞蟻蜜蜂的能力爲什麼便會始終是那樣的，而沒有發展的可能呢？根據目前的進化論說來，誰都曉得它們也是發展的、變動的，就是拿差不多已是大家都知道了的關於螞蟻的事實來說，它便是個能隨着環境的需要而變的東西。它既能打地洞，又能造高窠，有的還能在樹上造空間巢。它也許還有我們所不知道的更奇妙的能力的表現。不過，就只這些，也已足夠證明它們也是有可能改變世界及改變自己的。這兒，我們應注意的是：它們有着它們的獨特的質，因了質的限制，它們的發展速度及能量的表現便與人的絕然不同。但是，不管是有着怎樣的的不同，不管它們的發展是怎樣的微小，不管它們在不變質的限度中的量的可變性是怎樣狹隘，而發展却總是發展

的，我們怎能毫無附加地說它們始終是那樣的呢？所以，在敘述人與動物的差異時（其實，對任何事物都是一樣的），要求能精確，是無論如何不能忘了質量互變的法則和對立統一律的更深的把握的。一句話說，不要有一瞬間忘了辯證法！

第五，「人的特色在於能不斷的改變世界和改變自己。」什麼是世界的改變呢？『以樹造弓箭，以鐵造刀鎗……。』人自己的改變又是什麼呢？『有了弓箭，能力比徒手的時候大，有了刀鎗，能力便更大……。』這種的說明實在有點成問題。至少也犯了沒有把握着最主要的一面的毛病。這裏面的改變自己，我以為最好是解作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因為人的最主要的特徵是在他的社會性上。所謂改變世界這句話中的世界，當然地應解作包括生產關係的東西去。這正如在第六十頁裏不說中國人的共通性是人一樣。

我還模糊地記得，我們的先進者之一，也會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而他所指的世界正是社會，所謂自己，正是人的社會地位。

在這兒，我得聲明一句，艾先生在第六頁裏說到我們中國的社會這問題時，他也是和我上面所指出的那樣，把世界解作社會，把自己解作社會地位，完全和他自己在前頭說的自然性的說法相反。

第六，在敘述質量互變律時竟用人由青年到壯年的過程做例證，這可真有點太荒謬了。簡直可說是和拿兒子當做父親的否定，孫子當做祖父的否定之否定一樣滑稽。青年與壯年的質的不同是什麼呢？是不是一個由十幾歲到二十九歲，一個由三十歲到四五十歲的事便可算作它們的質的不同的根據？

要是這兒的質是指性格說的，然而性格的變化，却無論如何也不會恰好在三十歲時候出現。並且，假如是指性格說的，那末作為它的量變的東西，無論如何也不能是年歲的增加；因為年歲的增加，與人的性格的改變，並沒有直接的、決定的、必然的關聯；作為性格改變的根據的量的單位，在我以為祇能是那基於它自己的內的條件的發展，和外的刺激，二者所構成的性格本身的醞釀，變動的數

量；還有，人的性格在他由青年到壯年的十幾年中也不一定會變，更不要說什麼由二十九到三十了。

由一質到它質的過程中，必然有連續性的中斷，即突變的存在，因為不如此他質便永無出現的可能。可是，由青年到壯年的過程，即使真的是個性格上的質變過程，他的連續性的中斷在那兒呢？難道由二十九到三十便是個突變嗎？艾先生是非常尊重新哲學大綱和唯物論教程的，不知在這兒爲什麼一點也不把它來拿來參考？

由質到量，通常都是指由新的質引起和舊的質不同的量的變化一事。例如：生產力的發展，由於社會主義的新的質，引出比在資本主義時大了不知多少倍的速度。拿最近的西安事件來說，西安事件爆發後，西安的救國工作的發展速度便遠非事變前所可比擬。可是艾先生却把它解成在三十歲的基礎上增加其歲數的事去了。

另外，關於否定之否定律本來也想說說的，祇因這個問題說起來話很長，而且本書所有的多是根據新哲學大綱和唯物論教程，要說，不把那兩本書裏面的也連帶的說說是不可能，所以我想把它另寫一篇和大家討論討論。

校後記

X·F·

本書出版的時候，已經是多事的五月了。在這裏我們依然沒有什麼可以稱爲特別出力的東西，祇是把認爲可略供參考的稿子集成一本，希望諸君在工餘時間讀了能夠得到聚思廣益的微效。

但蒼蠅的故事，「文人相重」，關於「思想方法論」三篇是從不相知的同情者底寄稿裏面選出的。前面兩篇，關心文壇盛事的讀者當能明白所說的是什麼，後一篇則是思想問題的討論。原來，我們很希望登載關於思想問題和一般文化

批評的文章，但沒有實行，所以在這里高興地把冬青先生底寄稿發表了。艾思奇先生是勞績最著的進步的哲學家，對於這樣具體的討論當表示歡迎的罷。聽說冬青先生在學籍上還是一個中學生，艾思奇先生應該會感到一種高興的。

病中通信九封，我們不但可以看出魯迅先生病中的繁難環境和先生到最後一刻都不隨便的態度，而且，「痛定思痛」地讀來，年青的文化工作者不難生出深刻的警省。

插畫，介紹了F. Vallotton底三幅木刻。他原是瑞士人，後來歸化了法國，在木刻上開拓了特殊的天地。在中國，據我們底見聞，除開奔流介紹過伊勃生底木刻像以外，這回要算是第二次了。對於木刻創作者，也許可供參考罷。其餘的四幅「畫」「刻」分開時代的木刻，作者底國度時代不詳，因為中國除死靈魂百國外，這樣的作品還少被介紹，特用銅版複製四張，但結果依然不好，幾乎看不清線路了。

譯文一面旗子底作者是在德國受過了酷刑和監禁底苦痛，逃出了國外的作家之一，原是工人出身，一直爲勞工解放而鬥爭的，現在住在蘇聯，做着國際作家協會底工作。

(五月四日)